



浮溪文粹序



顯謨閣學士汪彥章婺源人也卜居陽
羨浮溪為號平生著述甚富尤長於四
六行千世者有浮溪集三朝日曆青唐
錄裔夷謀夏錄金人背盟錄古今雅俗
字若干卷當宋南渡多難之秋浮溪初
拜掖垣掌內制大典冊多出其手維時
德音所被讀者悽憤興感以比陸敬輿

信乎中興之功非特將士宣力詔令亦
有助焉後坐言者指為京黻黨一斥不
復用大肆力於文翰一世推重以繼柳
儀曹傳宋史者列之文苑續言行錄者
列之名臣由是而觀浮溪不但為一時
詞臣冠冕抑亦名臣儔匹哉孫仲益黃
東發吳草廬陳定宇諸君評品其文或
謂四六格律精嚴一字不苟錯或謂深

淳雅健追配古作常楊燕許諸人莫及
或謂明徹高爽歐蘇之後邈然寡儔或
謂製作得體不但言語之工予讀之信
然若夫氣節行實與其志之所存學之
所到則未暇竟其說而亦非末學所敢
輕議也况有東發之定論具載於日抄
者可參考也哉

延祐丙辰重五日翰林學士承旨趙孟

頤書

浮溪文粹目錄

卷第一

詔敕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賜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路諸州軍撫諭敕書

大行隆祐皇后謚議

卷第二

制

資政殿學士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扈從大母往洪州制

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蘇軾孫從事郎符政宣教郎制

權邦彥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制

修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問制

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制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吳玠莫儔散官安置制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劉韜贈持進制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

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

卷第三

表

辛亥年正旦遙拜道君皇帝表

賀赤烏白鵲表

羣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謝除兼侍講表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謝授新安郡侯表

謝泉州到任表

皇太后還闕賀表

謝謫永州居住表

賀皇太子正位表

卷第四

奏議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狀

奏論諸將無功狀

乞修日曆奏狀

卷第五

奏議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

卷第六

記

嚴州高風堂記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清風堂記

永州柳先生詞堂記

文正公詞堂記

卷第七

記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永州玩鷗亭記

長興周如愚殖齋記

鎮江府月觀記

卷第八

序

蘇魏公文集序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跋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跋東原集序

卷第九

碑

信州二堂碑

祭文

祭河文

傳

郭永傳

書

見謝給事書

銘

熊叔雅研銘

董天任研銘

卷第十

神道碑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龍圖閣學士左朝請大夫滕公神道碑

卷第十一

神道碑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神道碑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太中大夫衛公神道碑
朝請郎陶君墓表銘

卷第十二

墓志銘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
蔣公墓志銘

卷第十三

墓志銘

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志銘
朝請大夫直秘閣吳君墓志銘
朝請郎知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志銘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志銘

朝散郎致仕胡君墓志銘

安人王氏墓志銘

卷第十四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卷第十五

詩

桃源行

過吳明叟新居

同張昌時宿高明寺

次高郵軍

阻風雨辟渡寄王仲成

避地幽亭野步

庚午歲屏居零陵以門揜候虫秋為韻

次韻向君受感秋

晚發吳城山

過臨平

書寧川驛壁

宿鄴侯鎮

龜山上方

醉別季高侍郎

漫興

北窻

已酉亂後寄常州使君姪

古鏡行

蔡天任韻

詞

點絳脣

小重山

附錄

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邵開國侯食
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端明殿學

士汪公墓志銘

宋史文苑傳

附羅鄂州遺文

顯謨閣學士程邁傳

司業胡仲傳

浮溪文粹卷之一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浮溪文粹卷之一

詔敕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悲傷痛悼真足感動人心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
侵纏宮闈既二帝之蒙塵
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
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
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
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
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
亡之命外以紓隣國見逼
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
一城之酷乃以衰癯之質
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
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



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生視邦家之覆
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
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
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
近服已徇群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
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
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
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同底丕平
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有罪已恤民之意
可與陸宣公奉天

詔參
看

門下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續丕
圖即罹多故昧綏懷之遠畧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
中原漢祚必期于再復而迫於強敵商人幾至於五
遷茲緣伏衛之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攜於道路
饑疲蒙犯於風霜經從或苦於繹騷程頓不無於煩
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虞治放古之時巡即興區而
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

劫之裁財力困供輸之役肆夙宵而軫慮如水炭之
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而警戒誓專克
已以焦勞欲睦隣休戰則卑辭屈禮以請和欲省費
恤民貶^別食損衣而從儉苟可坐銷於氛祲殆將無愛
愛於髮膚然邊陲歲駭而師徒不免於屢興餽餉日
滋而征歛未遑於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
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少候寇攘之息首圖蠲
省之宜况昨來蒙蔽之俗成致今日凌夷之禍亟雖
朕意日求於民瘼而人情終壅於上聞主威非特於

萬鈞堂下自遙於千里既真偽有難憑之患則遐邇
銜無告之冤已救輔臣相與虛懷而聽納亦今在位
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疑忠告者靡拘微
隱所期爾衆或體朕懷尚慮四民興失職之嗟百姓
有奪時之怨科湏苛急人心難俟於小康犴獄蕃滋
邦法有稽於末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於
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禍
於交侵唯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攘外侮協
濟中興

賜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路諸州軍撫諭敕書

敕開封府等官吏軍民朕惟中原耕稼之區遭強虜
腥膻之毒百城相望無復炊煙三壤雖存鞠為茂草
每興言而及此輒回首以愴然使民喪亂以亡歸皆
朕菲涼之所致幸吳穹之悔禍^偶邊鄙之息肩顧乖離
蕩析之餘宜還定拊循之急故令方伯就布詔恩爾
其勉率族姍歸安閭里辱錢鏐而觀鉅艾雖未能即
及於周詩賣刀劔而買犢牛庶或可漸成於漢俗亟
臻寧謐用副焦勞故茲撫諭想宜知悉

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

新奇壯麗
善於鋪張

臣伏奉敕命禮部據太常寺申今來隆祐皇太后崩
合差謚議官差臣撰謚議者臣謹上議曰臣聞承天
者地也所以函六氣而熙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
四時而成物化儼宸極者后也所以奉宗祐而隆化
基故古之母儀天下者生也薦之尊名終而述其大
行三代尚矣靡得而詳在漢則明德和嘉著稱於前
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于後皆所以揭椒塗之範炳
彤甍之輝巍巍乎與帝德並隆不可貶已洪惟大行

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茂柔明之資粵自先正魏
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賴旂常紀之其澤深慶縣
用集我大母基迹元祐嬪于恭陵逮事宣仁欽聖兩
宮稟二南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含
弘光大而體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
靖康初載天割我家一帝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
莫知所圖我大母起於危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
手援大寶授之聖明當方隅傾側之時序璇歷纂承
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周不能過也已而六飛南渡

按蹕武林元兇闕朝宄自內作天下之勢甚於綴旒
我大母投袂而履禍機立談而銷逆祲坐使天地復
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免塗炭雖媧皇以鍊石補
天不能過也既勲猷崇極如此而乃抑華敦儉率禮
蹈和塞私謁之塗裁外家之寵清淨謙冲而以道為
本沉潛剛克而與神為謀擁佑聖躬殫誠盡愛煌煌
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矣方期清我甸服駕旋舊京
虔奉翟車謁歎宗廟極四海之養即東朝之安而昊
天不辰禍結慈極郊蠶告畢方開盛夏之祥隙駟難

留遷掩長秋之御茲天子追慕悼心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游之不返雖遂服不可勉從暮歲之喪而興哀之時每遇舉音之節由是命有司考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於神明節以四惠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德音謹按謚法明德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民有功曰烈若乃兩值時變當陽御簾基圖既安即復明辟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德之功邪寢興焦勞言動懇惻冒風濤兵革之險濟宇宙生靈之艱非視民如子邪察興替之端知變通

之利親庶政以任溥天之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智邪中微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窒之從容房帷密幹鴻造非安民有功邪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而皇后之謚則請之於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况我大母盛德元功夔無前比豈承學之臣所能議擬意者必受成于宗廟為足以對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宜以祖宗之命錫之曰昭慈獻烈皇后臣謹議

浮溪文粹卷之一

浮溪文粹卷之二

制

資政殿學士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
從大母往洪州制

朕眷留近甸規復中原載惟南國之奧區宜處東朝
之嚴衛乃令近徼恭扈遐征既專留鑰之權仍總行
臺之政具官某剛明而沉邃敦實而裕和謀謨為至
治之基諫論得大臣之體延登未久已聞魏相之有
聲委任雖艱所賴姚崇之知變茲屬陪老之會尤須

倚重之才孰副予求莫如汝器是用輟從四近之列
遣率百司之行朝長樂之宮以日承於溫清分周公
之陝其身任於安危稍戢干戈即還廊廟

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朕不堪多難思見老成如升堂而聞籥韶庶幾還風
俗之厚若入國而望喬木有以知朝廷之尊既得其
人當縻以秩具官某言垂當世名配前脩學必可行
得師友淵源之正心無他慮惟國家飢渴之憂茲復
綴於清班將每詢於黃髮雖閱勞以職事之劇然重

失此典刑之英非貳卿崇獎何以慰士夫之心非起
部優閒無以寬耆艾之責勉留助朕勿復言歸

蘇軾孫從事即符改宣教郎制

用事切當得
命世臣之體

論世者豈惟喬木懷人者猶及甘棠偉哉千載之英
繫我五朝之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改秩之榮
用示好賢之意昔賈生明王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
進忠規唐表魏暮之烈人門無用今古所同其振爾
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

權邦彥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制

遇敵而致颯陵之奔孟明有罪毀家而紓楚國之難
令尹為忠我有藩臣嘗隲城守已正簡書之坐當還
符竹之分具官某頃典大州適當強虜既盡逾年之
抗遂遭全室之留雖徐庶思親何勝方寸之亂而真
卿委郡不廢朝廷之歸在國法以靡容於人情而可
憫付兵民之重寄專江漢之上游盡復爾班式適其
往毋愴家廷之禍當思王室之艱

脩職即王倫改朝奉即克大金通問使制用事切當

且尊中國體

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悌通于神
明物色求人儻忠信行於蠻貊眷茲久矣今乃得之
以爾曹出公侯資兼勇智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於
生如皆已佚而人勞孰當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慷
慨以請行宜升即秩之榮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
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
勿憚徂征之遠佇期歸報之休

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勝召赴行在制
漢室備胡復魏尚雲中之守秦人禦晉赦孟明殺颯

之奔與其選衆而收新進之才孰若棄瑕而責老成
之效具官某稟資沉鷙事上朴忠昨緣外侮之侵常
界中權之任乃恃戎昭之果靡遵廟勝之謀生此逾
年隱於亡命肆朕纂圖之始求時敵愾之良諫者皆
言汝為可用執干戈而衛社稷方急壯猷聽鼓鼙而
思將臣宜頒異數爰復州團之秩俾趨岳狩之朝庶
分北顧之憂尚拯東隅之失勉圖而績仰副朕知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聖人所嫉儻或

志存於軀命則將義薄於君親其官某身受國恩位
登宰輔方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臣思自盡之時而
不抗虎狼強暴之威徒欲為雀鼠偷生之計陷於大
惡所不忍言雖天奪之明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
匱可乎宜大正於典刑用肅清於名分尚以本繇於
迫脅惻然姑示於矜容黜授散官竄投荒服其體好
生之德毋忘自訟之心

吳玠莫儔散官置制

朕惟國家厲名節於百年之餘尊士夫於衆人之上

非以周旋於閒暇蓋將責望於艱危苟捐軀徇國之
無人則排難解紛之奚賴具官某早緣推擇進躡近
班當君親蒙蔽於氛埃至臣子盜稱於名字茲非小
變何以生焉乃通命令之往來坐使等威之差借此
而閱畧孰不可容宜寵秩之盡鑄以一官而置散母
忘自省服我寬恩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
喪邦具官某蒙國厚恩為時顯官方氛侵結蕭牆之

內至腥膻謀閔位之人事既非常坐皆失色所幸探
符之未獲奈何援筆以邊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眚
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其
解諫垣之職以須廷尉之平邦有常刑朕安敢赦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梁信侯景之姦而臺城不守唐養祿山之禍而靈武
僅存惟諫者失於毫釐之間斯敵人玩於股掌之上
通迂儒無斷循默苟容道君疑蕭傅之賢選參儲禁
淵聖用井盤之舊擢預政機方醜虜之憑陵舉中原

而震擾克綏多難所恃老謀乃憑款敵之言堅主弭
兵之議積其憤眊成此艱危朕念夫當垂白之年寧
為爾受失刑之謗而煩言荐至重比難私姑黜置於
散官用竄投於荒服汝雖知免吾悔可追

劉韜贈特進制

忠人臣之大本全者幾希死天下之至難在於所處
嗟我仰成之耆指挺然不屈於兵威既沒元身宜加
爵秩具官某天資莊重心術邃明內領藩條活民
之政外臨邊瑣揚威敵之功方資廊廟之謀遽履朝

廷之變不幸聞名於醜虜將令毀節於偽廷龔勝飾
巾心肯移於二姓仲鍼臨穴人將贖於百身升華一
品之班加賚九原之祿庶幾精爽不昧欽承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

哀悼之情
藹然言外

賢者事君豈為保妻子之計國家多事所貴死封疆
之臣我有藩宣之英靡從威武之奪既遭奇禍且峻
恩章具官某少有令名屢更煩使昨任州符之寄適
當邊徼之嚮嬰無援之孤城抗方虓之醜虜壯矢張
巡之百戰躬履顏行哀哉卞壺之一門幾無噍類屬

予初載聞此沉寃念逝者之何辜為潸然而出涕茲
陞華於秘殿仍加恤於遺孤庶爾精忠光吾信史

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

門下提貔虎以振天威深入山川之阻取鯨鯢而攄
國憤永為宗社之休既執訊以來歸宜酬勲於不次
肆頒明命敷告治朝具官某事上樸忠臨機英果稟
剛故俗耳陳蕪六郡之良決勝重圍飛羽有萬人之
敵蚤備師干之試旋膺齊鉞之除豈惟蹇蹇以匪躬
每見多多而益善昨屬時巡之遽因國步之艱群小

窺朝元亮干紀既罪人之未得斯王旅以徂征迎敵
鼓行靡待前茅之偵禽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華夷
由此以知威天地為之而卷褻凱歌一奏盟府交書
是用取累朝最盛之規加兩鎮久虛之渥視班亞保
升爵元侯增邑食於爰田衍井腴於真賦併為異數
用表元勲於戲見無禮於君爾既殫於忠蓋歸飲至
於廟我何愛於寵褒惟功名烈士之始終惟爵祿有
邦之勸沮尚圖後效更掄前休

浮溪文粹卷之二

浮溪文粹卷之三
表

辛亥年正旦遥拜道君皇帝表

婉曲有味

伏以接千歲之統推神美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
朝而受祉若稽故實遙企清光恭惟太上皇帝陛下
體道粹精怡神冲漠方席宗祧之慶遽成國步之艱
帝堯游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
聖人臣自遠威顏荐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帳旒宸
之猶賒鴻鴈雖賓莫帛書於沙漠風濤中阻徒瞻

雲氣於蓬萊

賀赤烏白鵲表

以烏鵲對說
詞句新奇

治格時雍祥昭羽扇生皆異稟凝丹素以成形出若
相符信番書之上瑞必有召此表非偶然中賀伏以
鳥本陽精鵲知歲時方聖祚紹隆于大德適天時應
在于金穰宜爾珍禽呈茲瑞質孝能致哺煌、儀則
之新喜必傳音翬、羽毛之潔用明福諸之畢至孰
謂二蟲之無知恭惟皇帝陛下保合大和緝熙純嘏
豈行咏息皆安性命之情岳貢川珍盡發乾坤之藴

是生神物未相昌期將合未以成章乃同時而荐祉
細羽有煒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真異莊子彫陵
之見既九重之有託寧三匝以求安臣等幸列近司
喜逢休應有生成遂宜多可俯之巢同類相求將致
來儀之鳳

群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此表似高張即昌文
過然以偶儻之体寫

委曲之情非精
於四六者不能

天命有歸將嗣興於景運人心胥悅咸暝就於至仁
雖昨表之非遲猶鴻稱之未正辱君近列殊震危表

中謝伏念臣叨受國恩早居法從方百六朝廷之厄
會偶二三輔弼之無人猥以庸虛忝其謀議旋屬虜
情之變遽成天步之艰二帝出郊既蒙塵而不返九
祧之祀將攝裸以為名所宜引死以力爭願獨包羞
而苟活生雖可耻志則甚明蓋天下屯危方若存亡
之未定而古人事業唯觀濟否之如何使生靈相頌
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美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
伸程嬰存趙之忠儻奉真人光膺神器嗣一祖八君
之傳序慰四方萬里之謳吟誓伏歐刀敢煩司敗幸

率土相從而歸啟且諸侯不輟以事周雖國鴻休實
臣素志願假須臾之死前瞻咫尺之威伏望皇帝陛
下中奮英明外符信順受圖高邑之遺趣駕未央之
宮盛九賓之禮以見群臣輯六獻之儀而朝清廟時
方多故幸少留黃屋之心臣既無功願自謹清宮之
職

謝除魚侍講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魚侍講者視草禁戾談經間
燕近侍進言之責極儒臣稽古之榮拜命以還撫

躬而懼臣中謝常謂天縱將聖奚須博學以成名王
求多聞蓋欲取人而為善故自古右文之世必留心
講藝之官如臣至愚何以仰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卓然上智濟以克勤同漢祖之英論道不忘於息馬
笑齊侯之陋讀書見議於斷輪而臣猥以菲才庸茲
遠選第竭簡編之習仰承帷幄之光雖海岳深崇領
何取涓埃之細然聖賢聞見或不如農馬之專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以臣再修到元符庚辰所編詔旨

等特授臣左中大夫者國史雖補亡雖日勤於未獲君
恩取幸乃歲冒於遷除矧方抱於遺弓忍獨崇於載
筆上還不獲退者為憂中謝恭以太上皇帝聖學高
明天資仁厚承熙洽百年之後享安榮兩紀之餘允
今言動之所傳視古詩書而無愧祗祿悞國之相繼
循致陟方而不還既海隅皆服于先喪宜柱下一新
于漢注夙蒙垂付適幸纂成豈謂皇帝陛下明發有
懷兼收罔棄嗟夏時之既失於祀莫稽幸商頌之復
全以那為首特懋存書之賞猥霑承學之臣敢不仰

奉殊私俯殫綿力裒中朝副墨之要俟良史殺青之
求穆王御駿已未歸已孤此聖孔子感麟而有作尚
見其人

謝授新安郡侯表

臣某言准告命伏蒙聖恩以宗祀赦文授臣新安郡
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者禮洽中天慶章外服猥奉
十行之詔就加五等之封中謝伏念臣積冒恩私浸
踰分願昨投閑於異縣蒙起廢於偏城以客還家方
憇南飛之鵲通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雖滂澆以惟

均何遭逢之獨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調眎萬類藩
飾群工屬宣宗之受釐罄寰區而蒙福臣適臨本郡
仍昨鄉州宋人泝游以得封望胡及此漢將銀黃而
夸里榮乃過之寵既逮於子孫忠敢移於生死臣無
任

謝泉州到任表

恭承休命就易名藩去父母之邦接浙敢同于他國
問蠻夷之俗褰帷如在于中州責重捫心恩深墮屣
中謝伏念臣昨從祠館叨領守符素號迂疎無問焉

及軍之智乃蒙安便得離桑典梓之州二年而勞力
勞心一身而畏首畏尾力祈罷免反冒遷除雖賣劍
買牛老猶堪于渤海然奉頭見日身益遠于長安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提震百工照臨萬國春方隅之瀕
海須師帥之得人故遣近臣往綏遐依况今閩徼莫
盛泉山既旁接書文之同當尤懲獄市之擾臣敢不
仰遵寬大俯屬衰殘講求百粵之宜恭諸禹貢奉上
三年之計對以春秋

皇太后還闕賀表

伏審皇太后旋輿朔漠正位東朝唯一人修不已之
誠故四海睹非常之慶恭惟皇帝陛下德配高厚孝
通神明躬行曾閔于九重力奉姜任于万里雖天人
之交相實古今之未聞十載中天瞻鬱鬱之蔥嶺之氣
一朝廣內賦融融之洩洩之詩於昭夢日之祥永享含
飴之樂臣屬嬰官守阻造闕庭方歎唐朝屢下建中
之詔忽聞漢殿一新長樂之儀遥知坤極之尊莫望
天顏之喜

謝謫永州居住表

辱愚冒寵久依日月之光盈滿挺我自處雷霆之下
蒙聖恩之寬大與善地以生全罪大心寒感深涕落
中謝伏念臣初無稱道積有悔尤所當退奉於罷廢
乃復浸成於老諄忽聞威命適在窮途冒風雪以疾
馳越江湖而跼伏非恃冕旒之察難逃鈇鉞之誅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法天聰明稽古干戈不用再
臻全盛之時刑賞何心一付至公之論而臣靡思兢
慎仰負涵容竊居井眉雖有措身之地旅正立首未
知歸骨之期

賀皇太子正位表

伏審顯膺寶冊升位春宮臨軒行曠古之儀見布示
承祧之重恭惟皇太子殿下分輝寶緒毓粹瓊源挺
天人岐嶷之資稟神聖狗齊之教當周室本支之盛
獨冠百男宜漢家羽翼之成無燭四皓前星外炳游
震中潛某幸列宗枝喜隆邦本河潤九里方率族以
依仁月有重輪願登歌而薦祉

浮溪文粹卷之三

浮溪文粹卷之四

奏議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敷陳剴切可為論事之法

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知高郵軍趙士瑗因發運司舉而令依旧在任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蘇進別与差遣令臣撰詞進入者右臣竊以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賞且罰而可以為政也謹按趙士瑗始以蘇進赴官不肯受代朝廷怒其稽違朝命

特降兩官又緣自陳四任堂除粗有勞効又發運使李祐劄子保奏復令在任臣不知朝廷以士瑗為是邪為非邪若以為是則方命不從者堯四凶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為非則借而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一士瑗之身而一日之間可賞可罰臣竊惑之且士瑗自陳歷任有勞至擢其所臨推之不去公違詔條不顧義理亦可謂無廉耻甚矣縱方今之材豈無一人可治高郵如士瑗者邪况新除人別與差遣在任人遷延依旧使有力者交結

當權無日不居官無援者待闕及期輒為人所奪有十年不嘗一日之祿者宣和之風也今陛下中興當痛革此弊柰何因士瑗復啟僥倖之門臣以為不罷士瑗恐人劾其所為苟欲貪祿則冒耻自陳及計會監司僥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可長伏望聖慈別擇能吏知高郵宜或且令蘇遲赴任亦去士瑗為後未鄙夫之戒所有趙士瑗依旧在任降兩官詞頭臣未敢接進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准中書者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宋晦落職令臣撰
詞進入者右臣昨論王革等不當因赦復職陛下親
降德音以為王革等係忝酌元犯降等陛下叙今未臣
僚論到若全不叙復即不需登極赦恩可於逐官吏
更行威等降職臣狂瞽之言既蒙陛下留聽又煩聖
訓委曲開諭如此臣雖至愚豈不知幸然臣區區猶
有不能已者敢因宋晦再為陛下陳之臣聞慶賞刑
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為慶刑而人不以為威者非
人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年于茲矣宵衣旰

食側躬修行非不屬精焦勞是宜天下之人無不畏
威懷德然兵出則叛將用則北士大夫方命偃蹇莫
知听上其故何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
罰不當莫甚於因赦復職之人昔齊侯之郭問父老
曰郭故何亡曰以其善、惡、也。若子之言賢君也
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而不能用惡、而不
能去所以也自宗寧以來紀綱日紊其魚官據勢者
非貨結權倖則權倖之親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則
奴事閹官以進身也如此等輩皆僕隸之材本非士

類乘時諄謬攘取公器如盜賊然考其平生一無分毫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縉紳道喪天下切齒則致今日之禍幸陛下中興清議亦望稍伸縉紳亦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饕竊之人難盡行削奪適還其素分耳况名位已極矣家貲已積矣子弟已官矣親戚已顯矣士大夫猶謂有已不可追奪者為國家之恨今日陛下亦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之恩之故復使累、然玷汙清責將使終身保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邪臣恐蹈郭君不能

去惡之戒而四方解體也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於此而不復非所謂曠然一新者臣以為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時甄擢之權苟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緣過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之耳既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為復哉若小人其初得之如此其易既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有以相謂矣曰我何以砥礪為哉正使廢

遷不過與此曹等耳欲望風節之強事功之立豈不
難哉議者又謂彼職名者朝廷既已与之矣若奪而
不還如咨怨何臣以為人主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
而已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
以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者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
員亦不聞其咨怨也彼吉甫管仲人臣耳猶能使人
退听如此豈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輩數十年名器
之濫而憂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為如宋晦輩治之
不勝其多何足一煩降詞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

會凡有職名者自現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
若干人每職分為一等每等集為一類各得其職奪
職因依及其人勞効過惡申三省用祖宗旧法每等
止留數人無其人則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
奪不止於不叙復而已又有雖當落職而寄祿官叨
竊至銀青或通奉正議正奉者皆前日姦亮邪佞之
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臣又聞昨降指
揮前宰執子弟因恩降帶貼職及待制以上者並罷
而近日鄭修年億年公然以祿學士乞見朝廷亦不

問而許之錢孟以誕謾落職初未嘗復也而於奏狀
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群臣亦無一言及此臣竊未喻
臣愚欲乞如修年億年至明降指揮孰為當得孰為
當罷指定姓名錢板施行如錢孟者問其何以復職
如無所因即重行黜竄庶幾鄉士大夫共為陛下守
此名器輔成中興之業所有宋晦落職詞頭臣未敢
撰進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狀

右臣昨自三月來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為

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竊憂之以為中國困於腥
膻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常已寒方至
未暑先歸吾於丰年間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
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為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
以支吾洎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
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為三月
所傳誕妄耳續觀黃榜條錄韓世忠奏捷又以為朝
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議者頗疑世
忠奏報未必皆實兼教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虜於

將山雨花臺兩處各劄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
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為逃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
船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纒々不絕今且五月矣
比常年去已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面建康明甚
如此則與三月所傳又相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
尤喜為窮蹙之狀以欺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
非一今安知其本為度夏計而陽為窮蹙者特以疑
誤我師邪建康為東南咽喉國之門戶也天下轉輸
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為巢

穴則東西饋餉遂絕如人抱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
高枕而卧乎不知群臣日至上前亦嘗有反復及此
者否豈直以為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
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抱
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群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為向背
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听屏息乎况又有意外之憂
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為此事所係非細廟堂
當若故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
之時會諸將與韓世忠一卒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

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聞
近遣張俊提兵過江鄴制浙西人馬迤邐前去以為
策應此固陛下長策也不知張俊果能為陛下有慨
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教人齎陛
下宸翰星夜魚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張俊軍令分
數萬人順流而下仍於上流自計置糧斛載以自隨
彼張俊軍既皆新人必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
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胆奔潰此制虜一奇也
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矣機會一失

雖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為愚輕此賊忽此事
特加採納不勝幸甚

奏論諸將無功狀

審事情識時勢非特文章好取
將之通亦未有過於此奏者

准行在御史臺告報正月三十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將未虜騎北歸或盡教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
州百兵戰據各當如何措畫及當於何處駐蹕除已
令侍從官條具外可更令隨行在賊事官各條具以
聞者右臣竊惟金人為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
即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

臣嘗稽之載籍自古夷狄強盛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肆中國凌夷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亟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闇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以堂々中國之大州縣所存者太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于天下而犬羊長驅去巢穴馮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江浙則破江浙嘻笑而耒飽滿而去坐令原野獸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禹乘之尊至於乘桴入海俵々然未知

稅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取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請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除魚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其冠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輿臺廝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虜甚於夷狄者陛下不

得而聞也擁重兵居間處邀犒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格也然天下之人猶以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之未是教人者曾不能為陛下施鏃矢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教日待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除虜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此則俊忠於陛下也其利害豈真為今日計哉柰何敵未退教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為虜性強懷不嬰其鋒猶懼屠戮况以致怨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反旋軍

空城以批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若張俊使之也臣聞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宵旰焦勞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虜騎渡江杜充韓世忠王瓌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噴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舶焚

其城郭為遁之計其比肩諸將聞朝廷欲倚世忠
為杜克之援者無不竊笑是世忠初無為陛下拒敵
之心也洎杜克力戰于前世忠王瓌卒不為用刘光
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杞朝夕飲宴賊至
教十里間不知則朝廷失建康犯兩浙乘輿震驚
者韓世忠王瓌使之也使豫章太母播越六宮流離
者刘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
頃少畏陛下之威憚臺諫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質
請罪有司謝教州生灵之死亦知尚有朝廷之法而

張俊方且以万人殺獲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
賞自明引軍至温道路鷄犬為之一空居民聞未奔
逃山谷數百里間寂無人烟韓世忠逗留秀州放軍
四掠浙西為之騷然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平江府
自城而外無不被害周望僅能守其城中而已雖陛
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
燈高會君父冒不測之險而不恤也王瓌自信州入
閩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
生灵其意果安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

而諸將所為如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為陛下言者豈以為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艰难正藉此曹為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南巡可謂播迁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志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陛下為之主邪所謂為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未則望風遁逃反汲、內相攻殘以為民害車

駕所過一路則一路罹其裁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裁今江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虜人侵其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為江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為幸也豈今日之謂哉臣恐人心一離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面擊賊者後声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聞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

實欲自適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
於上及用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黃美聞陛下使
李捧屯兵縣中降旨麾云候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溫
州是諸將既欲適而陛下又令之使適也夫士驅之
使聞猶懼不前况令人使適邪然則敵人長驅無所
忌憚者適其宜耳何足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
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唯王瓌本隸杜充之敗于
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
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

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趣適者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廢
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為驕惰
河東之敗一日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
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
賜死杜郵郭元振唐之勲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
之燾下孟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教君
者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既惟吾威
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為恩况此曹平時猷猷於
虜掠之資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

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
且漢高祖之與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諸將
之材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
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於是教人者欲王則王
之欲誅則誅之曾不能少貸此其所以為高祖也故
韓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者人主
之戚邪今陛下當以將、為戚熟視諸將悍驕如此
而無以治之異時張敖集西兵而表則又靡、相效
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肩國家何時與復以臣觀

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
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徇國所至人心
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以為虜退
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
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所
其節制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為
名者主將、佐僚屬至論如法仍使於偏裨擇人材
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
諸將之代以天下之大豈無教人將帥之材哉特為

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取諸將如臣所陳則虜或盡教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日月謀臣如兩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於事哉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於取兵取將其他皆非先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愚狂瞽不知忌諱罪當万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修日曆奏狀

臣昨待罪禁林嘗於經筵面奏本朝實錄自艱難以末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覩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曆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

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
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
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
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
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
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
示末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
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
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

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
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
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
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於理未安
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
資孝友溫恭之德疇咨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機動
皆合道在位二十年餘未嘗刑一無罪殺一無辜涵
養生靈耕桑万里視唐虞三代無不及焉淵聖皇帝
恭儉憂勤招延所納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膏澤浹於

人心止緣奸臣誤朝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凌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群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况三十年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寇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隳且當時群臣間有在者以為忠賢邪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為邪佞邪不條其宿奸安知其可

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耳况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閏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堙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况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為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教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渾殺白赤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

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為著作佐郎
修太上皇帝日曆東觀九例臣竊聞焉今所領州又
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
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尚班、可攷夫今不輯臣實
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顛沛中史官不廢况今邊烽
稍息群盜屏除正朝廷蒐補闕遺之時也伏望睿慈
許臣即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
字載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
仍量給官錢市紙剗募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脩

日曆官採擇伏候勅旨

浮溪文粹卷之四

浮溪文粹卷之五

奏議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

議論正大間架整齊文法是學東坡方言書而剴切過之

准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手詔云云

右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警人臣

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廟上甘心蹈鈇鉞之誅義士

猶不以為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

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於臣等

儻猶狃習故態用猥弄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

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況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虛已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愧、効忠於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溫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為方今所急者唯取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為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為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

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未足以解紛何則虜騎充斥於中原群盜跣梁於諸路陛下專於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為足以卻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為足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為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聞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仗無一人奮然為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為之黽勉曲從不

帝如奉驕子是豈為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
於此有取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
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
古者人君之於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
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畧
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專
榮操縱在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
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為腹心孜孜拊循猶
懼不濟柰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

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
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
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為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
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
肅顏真卿劾之王為之不敢當關而乘李祐夜入蔡
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
曰今日胆落于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於軍
政未有害也而二臣以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
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敢復萌於胸中矣今諸將雖

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群臣
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為言及進言
陛下不過倚據目前為違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
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為細故而不足言也哉
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於用
恩、過而驕有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
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
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足力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
唯我之聽不然竊銜莧轡毀首碎胸雖跬步之間不

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
信方其圍於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
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
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
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為楚王以信
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
勝之故邪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是信
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俛首為之用而
不辭也大抵人君之於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

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驩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濬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濬代崇文懼盡力禱賊以獻是以濬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奪其印符而易置其部曲手於戰勝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

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以劉濬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緇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緇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於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於前為之殺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

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為謀之不
臧欲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
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教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
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艰难之
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不
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
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為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與焉
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於此曹何有然致言者恐
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

臣為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
謁徑前使衣冠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
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
見大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為等威
不如是之戾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
邪蓋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
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於朝
廷而為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
則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又不肯以為可行便於已

而不便於國者必不肯以為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
死地難矣臣愚以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
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教燕見其至政事堂亦
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參議論之餘廢名分不至混淆
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
何憂乎保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
之生則臣愿陛下毋以生財為言也自五六十年來
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莽為盜
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

之於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橫歛為非尚有賦
歛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取大半之賦為
非尚有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
黎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糠糲者陛下不得而見
也胥吏坐門莫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
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
下不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為哉惟有痛加裁損庶
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朝廷不
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

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教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魚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大半是奉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真命令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便恣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教百人州縣懼於憑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

吏惟患盜賊之不末一聞入境置軍期司率歛民財無復稽考恣為侵渙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於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泛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奉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嬪嬙橫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須要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

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撻歛之瘡痍而實濟軍兵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為方寸之紙指以予人而不以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於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預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為患者豈不以予之至

易收之至難不早圖之後悔無及邪晉以六卿帥師而卒於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於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於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日多

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寡，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為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耳。臣以為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為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浮溪文粹卷之五

浮溪文粹卷之六

記

嚴州高風堂記

古之王者取天下而天下歸之，蓋其功成志得之時也。以功成志得而視士大夫，皆以爵祿，又有輕天下之心。於是羨穴之間，有人主不得而臣者，出以唐堯之聖，猶不能屈。潁陽之高，况其他哉！士之所以自重如此，亦非區區為其身謀也。於以厲世，則百年之風俗，係焉。漢之二祖，皆以布衣取天下。高祖之時，有君

東園公綺里李夏黃公角里先生世祖時有君裴子
陵皆人主不得而臣者也園綺四人避秦之亂入商
雒山待天下之定以高祖輕士善罵義不為漢臣帝
雖高此四人召之莫能致也嚴子陵亦厭新室之暴
不肯辱其身建光武立猶披羊裘釣澤中雖三聘僅
能一致而卒不為帝留是五人者其出處豈不相類
哉然園公之徒晚從太子之招畫自安之策正國本
於談笑而史不記其所終故西漢之士聞其風而慕
之者以計行為得而風節減於功名子陵本帝故人

既物色求之而耒高卧不朝帝為親幸其館漠然不
應雖三公若奴隸然望印綬麾而去之終其身退耕
于野故東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尚風節以功名
為不足道也大抵園綺之徒學伊尹子陵學伯夷伊
尹耕于有莘之野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卒以憂
世幡然而從湯伯夷遭周武王之君猶以為薄竟不
食其粟餓死首陽之山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
聖之任又曰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子陵
世家富春既歸耕於家後人名其釣處為嚴子陵瀨

奉祀千餘年不衰今鈞瀨并臺俱存而富之境析為
嚴州紹興七年吾友重弁令昇為是州暮年政成乃
為堂於州治之左日從賓客觴咏其上而名之高風
以景慕先生之賢且立文正范公所述祠堂之碑於
其旁而求予文為記令昇可謂能尚友千古矣令昇
清介有守觀其所慕足以知其為人故余論先生出
處大槩以告令昇使併刻之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世稱臯陶以刑事舜其後封於蓼云至春秋其國先

亡以為用刑之戒余獨以為不然漢于公袁安郭躬
決獄陰功遺福子孫鄉相封侯累世孰謂臯陶明允
篤誠而以刑之祀哉蓋君子常患澤不得施與施焉
不遽及物若持法之平司人之命不擇位小大皆得
以行其志者惟刑為然使吾聽訟如召伯折獄如子
路哀矜如曾子君子怙焉人小懼焉雖世世獲福可
也然君子亦豈先處已禍福議人之生死哉期無愧
而已矣吾友蕭適用恢疎樂易人也始吾與之游得
溫厚之氣於眉睫間每上府休輒坐曹處、今輕重

訊報爰書不以誣吏平反決讞必以其情諸罹文法者皆不恨余知其以刑受福也他日斷案圍立屋教楹列美蔭于前為亭對峙而求說於余、以為王制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蓋古之君子於人無所不用其志今吾與子一杯相屬於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堂為之不樂者乎亦思有禁而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者乎古之循吏鮮不以仁成名酷吏鮮不以刑取禍輕用民死以喜怒行之幾何不挽

予自射乎故余書以遺適用并告後之君子毋為捨福取禍必無愧於心然後可以樂此

清風堂記

婺源去州二百餘里皆取道山間攀緣不可舟車之地當四方之窮非人物都會土著之民且十萬寡求而易足多負豪使氣爭為長雄難於彈治故吏之宰婺源者往、畏避隱去如探湯然蒙被惡声既久而不衰然邑有溪山之秀足以宴樂卒歲無過客使者厨傳之勞足以安逸其人實聰明廉武好義而尚施

苟幸而得平有終身不肯違法者故至而恚其風土者亦樂而安之崇寧三年叔孫元功之為政也胸中涇渭甚明既未而得民所以易治之意則畧除煩苛一鎮之以清靜蓋未期月而數百年之陋坐失於談笑之間於是昔之吏俗朋黨投隙抵讎為鑿穴首鼠者既已化而為心膂股肱而椎埋剝輕武斷鄉里為奔蜂乳虎者亦從而為嬰兒處女元功多民之洗濯刮磨果可以與治也乃築燕居之堂而以清風名之余聞而嘆曰天下之物蓋無不可化者然其所以化

非深於理者不與焉今夫徜徉於萬物之表而人得之以滌煩解暑者惟清風焉然是故至人之所御隱君子之所賞騷人才子大夫之所樂政足樂也如使不善為政者結意於繩墨之端置民於牛羊之地物我俱弊矣乃始絲棼而理之政之愈勞而愈熾而其於治日益遠矣尚能知清風所以滌煩解愠之理而與民同快適之樂哉惟元功才有餘而不區、俗務之所營徒以從容無為使斯民灑然以新釋然以喜而元功亦將鴻漸于此而羽儀於天朝也宜其所得

清風為尤多且吾邑雅多秀民安知無儒者作穆如
之頌歌咏吾子以配斯堂之永久者元功博古靖深
君子也觀其命名之意足以知其為人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鋪叙詳贍其推獎
子厚實以自况也

先生以求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為邵州刺史道貶
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為柳
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
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
極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

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為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

幸欵先生始居尤吳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

西山爰之命僕夫過瀟水剪薙葦蕪

薙他計切
葦草也

搜竒

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尤絕者家

焉因結茅樹蔬為沼泚臺榭曰愚溪而刻八愚詩

於溪石之上其謂之鈞鈕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

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羨袁家渴

渴音
禍

蕪江百

家澗者泝瀟水而上也皆在愚溪數里間為先生杖

屨徜徉之地唯黃谿為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

未嘗到則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
之趨而亦游之不教邢教所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
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溪銘鈿潭南澗
朝陽羨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
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谿
則為峒獠侵耕崦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
曰此法華亭故處而尤異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
是也其果然欤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
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終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

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繼有之太
而至於劉向楊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
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
士李邕燕許之徒燕音烟燕公張
說許公蘇頌固不為無人東漢

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
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
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
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
未及為時君所者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

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竒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之祠先生於學於愚谿之上更即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末者有攷焉

某月日新安汪藻記

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夫直之為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正至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為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搖奪雖粟田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充吾職卒而至於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伏羗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之外謂之氣塞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為類出於偶然不知蚤立素定於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陽羨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

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為於時其
立朝如史魚汲直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馮
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
卓然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不記也公以
進士釋褐為廣德軍司理叅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
是非教以威怒臨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反復辨論
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
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
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郵孫覺莘老為廣德軍始

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異
祖慶善未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知學
公得名士三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
繼於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
祀之而屬予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
而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於唐世徒以為
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
宗元為按其實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
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

公之詳與夫徵夏無且畫工為無所愧安知後世不
采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為政而首及公可謂
知所本矣柔亦不如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如賢如
縑衣慶善有焉其可有不書紹興九年六月新安汪
藻記

浮溪文粹卷之六

浮溪文粹卷之七

記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世之短長視積累之厚薄其
祀之隆替視子孫之興廢何則吾之所以有天下國
家者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足以庇民也民知吾
有息爭已亂之道而利加其身則世世戴其子孫事
之此吾所以處其廟祧之尊而饗其歲時蒸嘗之奉
也苟為無以承之祀從而隳矣惟夫子則不然未嘗

有尺地一民之封也而教實行乎天地之間所謂息
爭已亂之道者與萬世共之天下用吾說則治不用
則亂既不用而亂矣朝用吾說夕治如初天下復相
率而祀之其祀益修而嚴則其道益尊而明此三代
之子孫於今為庶而夫子之祀與天地相為終始也
夫子之歿千有餘年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所以講求
而祀之者不為不至然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方其
盛時廟學之興溢乎四海之外雖蠻貊戎狄之國莫
不知夫子之尊鎮江有學在州子城東南隅經始於

太平興國八年後五十七年新而廣之者文正范公
也艱難以來鎮江適當兵衝故學宮壞為壘舍微猷
閣直學士新安程公來牧之數月大成殿復及於焚
一日公過而嘆曰嗟乎釋老二氏吾儒操戈而逐之
者也今道宮佛刹圯於戎馬之餘纔幾日耳已紛然
相望於國都其徒志堅而材足以有立故也吾夫子
息爭已亂之道有功于世如此而吾徒又奉明天子
之命尸教于此反熟視不為可愧也乃謀費於州人
會州豪及浮圖氏有以其贏來獻者於是鳩材庀工

諏日之良而郡丞韓仲通葛祐之教官鄧全嗣實左
右其事數月而臺殿成屹然起於江山形勢之中興
之相稱其室筵屏攝階序門庭與夫像設器陳又皆
秩秩繩繩無不應圖合禮他州之詞莫及也於是人
以程公為賢嗚呼學校之事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况出於干戈之後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
之築宗廟宮室臺榭門廡莫不為其國史所書而以
學校見于六經者魯之泮宮鄭之鄉校而已豈當時
以力政相高而不暇及此邪抑公卿士大夫知此為

治亂之本者少也程公以經術決科飾吏事以儒雅
而所至皆可師宜知所本矣學將成而公去其屬劉
頴士王曷以諸生之請來告曰願書以貽後人乃為
序而詩之詩曰萬物一氣統于乾元夫子之道與之
並尊峙山行川莫地之厚夫子之尊與之並久惟昔
旬始彗于紫微籟籟棄道學門牡飛坐令此邦祀不
蠲肅伊誰新之自我賢牧爰徹灌莽列為飛甍京口
之宅曲阿之城絃歌在堂一洗鋒鏑曲阿之城京口
之宅偉哉茲舉非公孰能嗣我文正百年而興左江

右山翰秀於此為邦生材以篤王祀

永州玩鷗亭記

余謫居零陵得屋數椽瀟水之上既名為僂人人罕與之游又地承凋瘵之餘無可游者故一年而病二年而蘇三年而心樂之四年而視我如人視人如物休休焉不知憂樂之所在屋臨大川愚溪之水注焉因結茅茨為亭面愚溪之口有群鷗日馴其下名之曰玩鷗客有過而問焉者曰玩鷗之說聞之舊也今子之鷗信可玩乎余曰我與物同見於天地之間者

以形而我之知物也之知我者以心使吾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為虎使吾為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為蛇是二者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之故使之若出於有情如此苟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焉則鷗莫得而窺矣何為而不可玩哉余少迂踈狷介自知於世無一相宜者頗欲全生養性於麋鹿之群以終其天年而遂吾平生獨徃之志蓋漫仕二十餘年雖三仕三已而人不吾嫉也無何脫下澤之鞅入承明之廬佩會稽之章則幾微見於言面者多矣

故近者聚而尤之遠者趨而和之斥一而置之三千
里之外此正群鷗舞而不下之時也吾於是杜門息
交朝飯一盃夕飲一尊日取古今人書數卷讀之怠
則枕書而睡睡起而日出矣幸無疾病則復飯飲讀
書如初此外無一毫入於胃中頽然不知天地之大
而環堵之隘也庶幾所謂心如木石者則鷗之馴也
固宜然俛而咏仰而四顧喁之常情也今鷗忘其常
情而與吾從於此固樂矣安知他日無欲取鷗而玩
之者哉幸鷗無忽客笑曰書之壁以告來者可乎余

余唯唯紹興丁卯正月新安汪藻記

長興周如愚殖齋記

以耕喻學意
新而詞麗

余少時喜之壟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焉苗之芄芄
然者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過焉稼之疑疑然
者若成人之愿而欲進也其三過焉穡之肅肅然者
若壯夫之材而欲試也於是余三過而三有得焉曰
嗟乎物化之速也如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
曰吾於此致力焉進乎天時地利矣吾自土膏之作
未嘗食項舍田而嬉於孺子也懼其仆日再視焉於

成人也懼其汨日三視焉於壯夫也懼其挫日五視焉天時有雨暘雨之過也能腐之暘之過也能槁之吾而節之以畎澮之盈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也能淫之瘠之過也能耗之吾而時之以蓄畬之深淺於是乎有稂莠之傷螟螣之災吾認認然防之甚於盜賊之操戈入吾室也故吾常得歲焉良農之耕其獲三勤也常農之耕其獲半怠也吾力田於茲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毀木饑火旱之變汪子開而歎曰善哉吾問力田而得學者日新之道焉閔子馬曰學殖也

豈欺余哉長城周如愚闢便坐於其居之旁而求名於余盖有志於學者故余篆其楣曰殖齋而并書其說以告之紹興戊午十一月新安汪藻記

鎮江府月觀記

描寫景物壯麗宏偉中間一段學東坡凌虛臺超然臺記

京口以江山名天下其來尚矣而國家屏蔽尤重於晉宋齊梁之間觀其千嶂所環中橫巨浸風濤日夜駕百川而東之其形勝之雄實足以控制南北豈直為騷人羈客區區登覽之勢哉州治之西有樓焉並城而出名曰千秋者考諸圖志始於晉王恭之時繇

樓西南循城百餘步忽飛簷曲檻萃然孤起於城隅之上望數百里見之者月觀也紹興八年吳興劉岑季高來刺是州州承廢亂之後公私掃地無復故時季高以精明強敏之才易民觀瞻於談笑之間既府寺閭井鳩集經營悉復其初始暇皇於游息之地乃即月觀之址輯而新之客有登而歎曰嗚呼杜哉未之見也前此頽薨圯棟蕪沒於蒼煙灌莽之中雖江山不與時變遷者亦莫吾覲今晨霏夕靄晴嵐煥翠復得於几席之上而風颿浪舶離鴻落鷺畢陳於尊

俎之前如客得歸如蒙得發也季高於此可謂能矣非政有餘力能致是哉或曰是未足言季高之政也季高勞於侍從之事出於天子顧憂方時艱難此州實為襟要其經理規摹必有足大者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鷓夷子皮之所從逝也其西曰瓜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反虜之未禽欲吞之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胷中之所積

積亦江山有以發之今攬而納諸數楹之地使千載
之事了然在吾目中則季高之志可知矣然自有天
地則有山川其閱人多矣而山川勝處非人不傳襄
陽峴首以羊叔子傳武昌南樓以庾元規傳蜀人籌
筆驛以諸葛武侯傳吾知月觀與季高之名籍籍天
下矣姑書其本末以補京口故事之遺使後人知此
觀復新自吾季高始豈不益可喜季高曰可哉紹興
八年十一月汪藻記

浮溪文粹卷之七

浮溪文粹卷之八

序

蘇魏公文集序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群倫之情使千載
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
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為文有非人之所得
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叙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
君臣之語其辭極於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
揚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之際為最詳簡雅而闕深

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
微粹然歸於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
儀秦犀首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牆殆冠屨
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
於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豐乾祐間斯文幾
於古而無遺恨矣蓋宋極盛之時也於是魏國蘇公
興于時公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
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
來國家大弼令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公

事四帝以名節始終其見於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
得失則開陳反復而極於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
詳而本於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於上矣舉天下榮
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
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
曆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
此所以一語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澆浮而
已媮薄與軻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
者所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為華夷魯衛錄書成

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說卦文也今攷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矣公歿四十年公之子攜始克輯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制若干表章疏誌銘雜說若干使某與觀焉某少誦公文以不獲拜公為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謹識其端而歸其書蘇氏紹興九年二月十五日具位汪藻記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六經唯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賞刑何以為國

此書之所以作而為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之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為殊絕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授之立為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止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置疑於其間也彼亂臣賊子

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
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
之經始不勝其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宵然幽深必
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冥思而力探之於是枝
葉蕃滋無所不至人人務其已說之勝而莫知求至
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為非弟子而以師說為愚
况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及也本朝自熙寧
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蓋
不為無人然一時章句析之學勝故雖春秋亦穿鑿

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余過山陽吳園先
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
為也吾嘗以諸國縱橫列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
矣當令子見吾書余未及授而先生亡未幾先生之
書盛行於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
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閉戶讀書二十餘年
其見於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
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哉雖然以此書考
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紹興十年七月門人汪

藻序

跋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內批夜下不逾十刻忽夜分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啟封來日抽至榻前屏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像非陛下本意有不得已者若誠此事臣不敢啟封以示同列仁祖首肯曰姑置之妃即追冊溫成后也當時於墓刻神道碑不敢書公薨百餘年公之曾孫右中大夫

直秘閣充始錄以示人嗚呼茲舉也天下之治亂繫焉文惠公不動聲色開悟轉移於談笑之頃一旦致其主於漢唐君之上使當時有秋毫容悅之心其失可勝計哉可謂仁人之言而一言興邦矣自古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子君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骨肉之間者也文惠公及此固社稷之臣非吾仁祖有從諫之聖亦安能容其臣如是之太平後世於此可以觀一時君臣之盛而為萬世法矣紹興十年十二月

臣汪藻書

跋東原集序

嘉祐六年先人為恭興令歲大水民田與江通無從得食轉運使督秋輸不少貸諸縣皇恐聽命獨先人哀其窮悉蠲之轉運使大怒文移如星火先人處之自如也其冬事聞詔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龔公鼎臣安撫淮南至泰州部使者皆從公立諸縣令庭下數之曰人飢不能自存而汝必得租為民父母當如是乎恭興令可尚也乃會部使者郡守食堂上恭興令與焉且使文章薦之某為兒童時記先人之言如此

恨不知龔公出處之詳後六十年至零陵得學易先生所書集序讀之歎曰龔公千載人也因知士欲行其志非得大君子無所知名反獲戾焉者有之况交荐之幸哉公於是能舉直錯諸枉矣紹興二十一年三月男藻書

浮溪文粹卷之八

浮溪文粹卷之九

碑

信州二堂碑

文甚豐腴詩亦温雅愈讀愈有味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清溪入睦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間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為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清溪民阻山為暴吏不時制浸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至攻府寺略人民由是東南皆警時守州令邑者疆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為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賊興篁竹間不旬日其峰如此勢非

洋洋不耗
卷之九
一
可以朝夕破者今不百里俯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
何即斥金帛募士增陴浚隍修戰鬪具按蹊隧所通
者一十餘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屬高
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
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賊覆淝東軍張其項之焚
婺源開化屢以兵徧信知有倫引去正月攻江山常
山殘之於是統信境數百里皆為賊區君居其中部
勒諸將益嚴與王高二侯勦力締謀屯韓巖以扞關
化屯館頭以扞常山屯竹巘以扞江山率深溝固壘

日揚兵境上為不可測者獨柳家都不為備匿精甲
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什旗鼓踵其後賊果虞三戍之
衆不敢犯二月既入衢則鼓行寇柳家都營嶮峙糧
益陂人為兵欲必舉信初以偏師嘗我克之已而盡
銳攻弼十萬志臨出奇兵鏖擊賊大敗拔營去追奔
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偽統軍以獻因
以其兵為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
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賊之在他境
者皆望風遁去東南以平於是天子下詔曰信州守

臣愈斬虜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舜舉亦裨贊
之良也增秩次之而以志臨為嚮州君與王侯既相
與侈上之賜而喜釋於守城之勞也廼築堂二日示
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未來請某曰天下之事所貴於
智者以審於禍福成敗之機而圖其大者區區一時
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盜奮於承平百年之餘民不
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於幾微慨然以書抵在位者
或非笑或怒且排妒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情見
勢屈而向之為吏者方徂于故常曰吾知謹簿書期

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為巽懦壽張爭為完軀保
妻子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
奉一州六縣無秋毫之夫婦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顧
以為區區一時勝負之功者誠以信於江南為四塞
地使信然吞嘆之心西搖撫南闕建北樓宣饒則雖
磨以歲月未能遷下也唯君以方千重之地屹然於
橫流奔沸之中扼其抗筭其背使氣奪力殫不能尺
寸進卒夷其衆當是時並江循海三路三十餘州皆
堅壁清野倚君為重則君之建立為何如哉是宜天

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一日暴於天下則斯
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
長於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贏既
二年而黷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於此
可謂為政知所先後而非偶然立者可歌也已乃作
詩曰
惟帝奠治以天為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
徂于丕平有不能馴嘯呼以驚奮厥蝼蟻敢仇王師
帝顧在列孰予往咎矯矯禁旅統之公侯春禡于野

旋師麥秋囚獻刑得第勲策勞孰固吾圉予其汝褒
在列咸啟信為偏城曰守臣愈實能弭兵唯昔首孽
衆為不聞曰此獍者吾疆懼紛廼理隍壁廼褒選鋒
爰走爰集嚴兵待攻賊屢闖境引師環之一過麤擊
崩奔不支坐以支堞扼其三方隣國仰首如川得防
帝曰俞哉唯女子力錫之命書光寵而國愈拜稽首
敢揚王休廼作華屋睇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適雲杪
里民戶歌雜以嬉笑君在斯堂賓客粥粥間於憂虞
起舞相屬民祝君壽長為父師母或去我貼於塾危

士曰君材維試之仇仇音勒也如何此州松我賢伯凡厥本剽載之民謠未者是式君將在朝我為頌詩繫史之訂匪民之私天子之慶

祭文

祭河文

惟神以海為宗主百數也霧電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暘相民欲也鞭笞犀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俟嘉沐也胡為陰陽戾盈縮也冰澌既融潮未復也戢然千艘尾嚙屬也聖人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飢為頻

蹙也貌貅萬屯懼朽腹也神寧惡予倦揮沃也靈呵豈難費升掬也詔思臨祠奉牲玉也尚驅雲師貺雷足也繫邦是圖匪私瀆也

傳

郭永傳

筆力老健有遷回風范曄陳壽不及也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郁然望之如神人以祖任為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為姦利無所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為動則繆為好言薦之朝永因盡忠以報後守欲寔

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去擢清河丞
尋知太原府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
金苛取諸縣以給大谷民當其歛尤亟永以書抵幕
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
朕不獲命令有投効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
雨歲禱水旱為常縣禱未應乘此譁民永杖正身暴
日雨立霍縣人刻碑記其異府遣卒數輩弭警盜刺
諸縣短長游蠹不歸莫敢迓永械致之府府為并他
縣追還於是府檄其部使者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

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客謂永世方雷同毋以
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皇恤其他大谷人安
其政以為自有令未無永比者既去數年復過之則
空一邑遮留如永始去調東平府司錄府事無大小
決永吏有不能辦者私相靳曰爾非耶司錄耶除通
判鄭州燕山之後以永為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也
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毆之非壞日折支
不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難制
永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無辭也

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
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容遇
之日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方倚
將軍為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
藥師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他日亂吾邊者必此胡
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
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於是歲大寒城池
皆冰虜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
弛據渙之禁人爭出漁水不能合虜空城下睥睨久

之歎息而去遷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時車駕在維揚
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
要檄永與帥杜克漕臣張益謙相犄角永得檄大喜
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束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聲
驚河朔已沒州縣皆叛虜來歸虜亦畏之不敢動遠
近晏然居止何宗澤死克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
裴億為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也會范瓊脅邦彥
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瑰然孤城居其間虜以
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徂擊

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虜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賞帛晝夜緝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脩虜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郤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隳類益謙輩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濟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賊不足畏也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虜以車發斷碑殘礎兩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

城陷永生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矣懼益謙億率衆迎降虜曰城破始降何也雜然以永不從為辭虜遣騎召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曰阻降者誰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尚奚問虜見永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乃自為夷語數十言欲以富貴啗永而降之永嗔目唾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虜令譯者申諭不已永戟手怒罵不絕虜諦其言麾之使去

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我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加額為之出涕虜令斬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時年五十三建炎二年十一月甲子也即日語傳城中雖素不與永合者皆相向慟哭虜去相與負其尸瘞之永博通古今得錢即買書家藏書萬卷因事為之皆可錄而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撿卷終日而尤慕顏魯公為人喜面折人過退無異言聞秋毫之善必嗟咨獎成如不及士友以此嚴憚而歸之杜克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嘗畫

數策見之他日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數克曰又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治乎克大慙靖康冬虜再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永者永號絕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元帥檄書至始勉強一餐其忠誼蓋天性若夫事親孝與人忠輕財篤義而於吏治精明皆永餘事其大節如此他不足為永道也紹興初始贈永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

贊曰嗚呼靖康之禍豈不哀哉以二百年全盛之中
國而在位皆拘孿章句之徒謂名節為非所急士之
精銳銷粟盡矣一旦為虜所乘無不全軀保妻子奉
頭鼠竄或甘心巧辱之地而不悔永以身殉國至勉
其家必死非所謂烈夫丈而不為世所推移者哉當
是時以節死者雖不為無人若劉韜李若水向子韶
霍安國張克戩楊邦乂皆其章章尤著者也然罵賊
不屈無如永者故擬永平生行事著于篇有以見永
立大功名而奮不顧身者有所從來非偶然發也

書

見謝給事書

古之欲以才能見世而卜於大賢君子者有從收器
而立於堂下有扣牛角而歌於轅間甚者或埽門拜
塵幸一日之眇睐切以為人之才能譬如金石之有
聲芝蘭之有臭其實既立名則隨之灼然有不可揜
者何至為區區乞憐自苦之態哉然使其屈道伸身
邪雖深居簡出牢關固距如水北山人終南捷徑何
足補於進退之數如誠屈身伸道其求之者不勤則

其告之者不篤其見之者不恭則其與之者不至雖
重躋之勞執鞭之辱未害其為好賢慕善也蓋大賢
君子方其從容人主之前自任天下之重咳唾出珠
玉叱咤生風雲其勢位益尊則其門墻益峻門墻益
峻則非素侍於左右終莫得而進焉及去國弥年絕
意當世釋事權之櫻拂而自遂於逍遙之濱非特一
介之賤得以接末光而承餘潤也雖樵夫野叟亦或
並滂而爭席焉當此之時其身之不幸而遇之者幸
也故謫身伸道者從焉其自兒童時聞閣下之名如

東隅之日雖未赫然經天而溫厚之氣固足以感人
也如清濟之流雖不浩然行地而浸潤之功固足以
成物也故論者以王佐之才許閣下既而歎士賢之
闕聞南方之學者與中朝之士大夫莫不以得交際
為榮其慨然在斯人之列而閣下方在言責其以疵
賤之身莫能與也廼者屏跡此方而閣下在焉私自
喜幸以為終身願而不可得者今得承談笑然亦安
知天意不以我公少留於此滿願見者之志邪然天
下之理莫難於相知之間蓋有求而不得者有木求

而至者矣。宜陰有相之者，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故以
牖間半面而終身不忘，家有名士三年而不察者，此
豈可以久近親疎計哉？某於閣下其生也，地之相去
千有餘里，其任也，位之相懸，有不可勝言者。而又無
肺腑之親，介紹之先容也。果何足以取閣下之知邪？
然比之三年而不察者，則為不且與夫半面之傾者，
顧有間矣。聽其言而知真偽，觀其容而識邪正，考其
文而見所養，亦足以得其粗矣。而曰必試之事，待之
久而後察之者，非忠恕之言也。故輒干與，謂而自託。

於無能之辭，以為贅焉。悚息俟命，不宣。

銘

熊叔雅研銘

禹鑿餘，黼瘳嵐，安得之虹貫，巖斷為泓。攜北南毛褚，
陳其友三出，環辭與之古參。

董天任研銘

圓其中，蒼壁楯窾，其前初月破出天。滋如灸，輒為臞
仙零寶唾。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浮溪文集' and '卷之九'.

浮溪文集卷之九



浮溪文粹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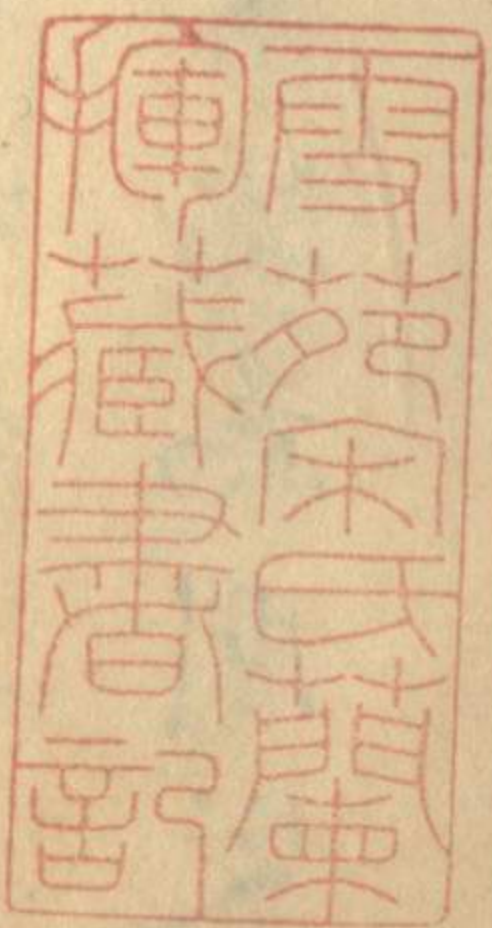
神道碑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叙

詳贍銘
尤高古

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明年春天子在野虜索
金繒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禮侍
郎陳質知程振給事中安扶督民輸一日虜坐城闥
猥謂四人者曰吾國賦羊馬於民率比屋相甲乙若
甲輸而乙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生



將投隙而逞四人者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
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縢何有哉顧誠止有
塞責虜大怒問官長安在欵加以罪而置其餘程公
恐尚書坐之遽前曰皆官長虜不勝其忿四人者皆
死之建炎初上即位哀其忠降璽書褒歎各進官七
等於是程公自承議郎進朝議大夫官其子若親屬
二人下饒州給葬事遣官護視厚贖其家言者謂未
足醕公復以瑞明殿學士告其匱公諱振字伯玉饒
州樂平人大王父承憲大父溥父翺世業儒為聞家
翺以公故贈朝清大夫公少有軼才未冠來師友四
方入京師游太學必秀出其輩類一時名士如張商
英陳瓘張廷堅鄒浩悉見之迎門崇寧三年車駕幸
孔子祠見諸生太學公以高第補將仕郎除和州
學教授番為辟雍錄久之遷博士會詔近臣求人材
可用者或以公聞召至政事堂擢太常博士以親老
丙外得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番居東州五年奏
立孟子冢祠以公孫女萬章從祀皆見聽故京西南
路提舉常平入尚書為膳部員外郎逾年拜監察御

史時大臣崇黨相軋若水火然一時士大夫鮮不附
麗公孤立行一意屹然其間人服其正遷辟雍司業
兼太子舍人改國子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祀祭
登餼受爵必以上嗣既禮俗載且元豐彝典具存昨
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與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
太子矍然曰初無人及此由是驟加獎重後每進說
古今治亂輒向納之遷左司員外郎兼官如故時方
臘暴浙右聲搖京師公從容為宰相王黼言宜乘此
時言天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意順人心黼快然不
悅曰上且謂黼挾寇柰何公知黼忌其言不答趨出
然太子薦公甚力外廷莫知會兩省官缺上曰程振
老成忠實必以為給事中黼銜前忿不能平白公資
淺且雅長詞令止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侍郎馮煦
載黜知亳州黼怨熙載甚故公劾奏且以醜言詆之
公不從黼大怒風言者論公有黨責提舉武夷山冲
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賢殿修撰丁内艱尋
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辭不拜無幾何太子
受内禪是為淵聖皇帝淵聖念公久趨還舊班對便

朝問勞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尚書吏部侍郎公以大
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機如金人挈兵
且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也裁
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廟堂
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為地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為
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或出聖斷喻
度而不暇疇咨或用大臣偏辭而遂形播告所以動
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為之反汗為其執不得不爾
也乃聞虜寇河北力請合諸路兵擗角擊之以牽其
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
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大臣卒不能用連
抗章求去優詔不從以吏部銓綜有聲滋欲試之民
事除開封尹先是大辟情或可矜多取旨原貸祖
宗行之歲久好生洽于民心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
先彈壓凡情不當法率巧請殺之公奏宜一准祖宗
故事遇得旨即著為令一不載者許援其比而行自
此天府之囚全活者不可勝計已而詔捕亡卒獲數
千人公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如法

法當盡誅公以多事時一日而殺千人民必大駭且未決當繫有司寧無反側之患淵聖大以為然卒如公請除尚書刑部侍郎久之虜邀天子幸其營公亟白宰相何臬思所以折虜之語告于上而卻之臬忽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群臣失色已而虜求金不已朝廷莫知所為公冒死直前卒與禍會實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得年_五十有七初公為中_書舍人王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歆覘虜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粟族之禍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

言其不可之狀公具以積中語告諸朝洎公左遷童貫蔡攸卒興是役致變起肘腋而公罹其亮故聞公之喪士無賢愚皆為之出涕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醞藉風流至論事則挺然不可回奪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問焉公對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鷓鴣之詩孔子以為知道其言不過追天之未陰兩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為之於未

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同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土木之工非二聖人之

意也他日淵聖為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欲其健羨
疏左右近習之臣而楊戩方興龍德太乙之後懼不
得肆因讒家令馮揚將輔太子幸非常太上皇震恐
執揚誅之而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
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之間
甚有恩義如詔鞠龍德宮近侍梁^折之類特寬其文由
是纖芥之疑不行聞者無不歎服公居鄉專趨人之
急以急抵公者未嘗辭族有喪積年不能舉命其子
邁一日辨之蓋公之於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

屬文敏贍下筆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面語
見之者把玩無斃爭藏弄為榮譽義語及詩文七十
餘卷藏于家妻董氏封碩人子邁承務郎傳公學次
未名生公卒之某月邁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
樂平縣嶂嶺原大夫人塋之左從公卜也嗚呼士方
平時劇談抵掌以禍福死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
易耳及一旦臨利害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
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於人者比肩接迹也聞
公之風者亦可以少媿哉某少以同郡登公之門知

公之詳宜莫如某邁以國子司業程瑀之狀來請證
叙公之平昔而系之以銘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
家洎川之上游天既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姁節
冠切雲而事君兮景忠之前哲氛祲忽其蔽日兮神
龍蕩而失淵衆憚殃而道禍兮公蹠而直前左挽
搶而有寡窳兮公胡獨罹此患首殺身而成仁兮齊
死生於夜旦紛衆美曾不概見兮獨令名其庶幾偉
蕩陰之節死兮吾將從昔賢之所歸

銘學楚辭

龍圖閣學士左朝請大夫滕公神道碑

滕姬姓文王之昭也春秋時以小國介齊楚之間漢
魏晉世不乏人至唐有諱令宗為國子司業者子孫
蟬連縣十世餘譜牒相傳曰堯臣任衛尉寺丞於公
為祖曰友任朝請大夫於公為皇考以公貴皆贈東
宮師傅官妣祖妣皆封郡夫人公諱康字子濟應天
府宋城人年十六補太學生俊邁絕人諸老生皆屈
輩行與交既冠擢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通州司理叅
軍秩滿陞晉州觀察推官試學官中之除興元府

學教授首冠詞學兼茂科入秘書省為正字公以軼
材進滯儒館三年有餘人為公不滿公處之裕如久
之遷著作佐郎尚書工部員外郎入對敷奏詳明徽
宗喜曰頃得卿詞學程文甚敏蓋有意用公而不為
當路所右歲餘裁移禮部又數年為國子司業連丁
內外艱服除而靖康二年金人至京師時上開元帥
府濟州即以檄召公有詞學精瞻明習憲章之語公
至濟州率先群臣勸進請築壇如高邑故事乃除公
太常少卿相登極禮儀其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公

筆詞肯激揚聞者無不感動流涕尋擢起居舍人權
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
舍人公忠精出於天性平時臨事未嘗詭隨及居論
思之地知無不言見有未合公論者必反復開陳蒙
上聽納而後已顯謨閣直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歲年
轉朝奉郎公因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太祖太宗以
未無母后兄弟之子班侍從者故日者給舍交章論
列乞換忠厚右列陞下方色難以奉母后故未即施
行其如中外之情未厭願少_者垂覽以母違祖宗成

憲從之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遥郡刺史公封
還詞頭力陳陛下即位以來凡發號施令立政造事
必法祖宗彝憲惟能法祖宗故能得人心而當天意
刑煥中宮之父也孟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猶曲從
人言易戎班之秩康義何人乃敢紊彝憲如此義者
內侍康履之父也自古召亂之源不出於外戚之梳
法則出於內侍之干政漢唐可鑒登極恩各遷官一
等天下之至公也祖宗以來未之或改康義乃以御
寶批降特旨一官而暗陞五等之秩覩此有異於墨

勅斜封之時乎凡再降旨令行不終不從命人莫不
重公有守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軍贖金公言
世忠偏裨無赫、功祇緣捕盜微勞躡官數等位亞
節旄人所以未有言者以方群盜充斥姑責其後効
比卒伍背叛至奪御器逼諫臣於死地恬不知罪致臣
僚論奏乃止罰金將何以懲後世忠降一官知江州
陳彥文用劉光世保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
公以光世之章前後抵牾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彥文
趣以行詞公言給舍繳駁命以次官行下兩省故事

也陛下以臣言為是即當更下監司覈實次第推賞
先及城守官兵而後彥文進職以臣言為非猶國家
故事可也論列諄々不已大失宰相意會有布衣試
後省者不合辭式而公以文理優長取之諫官李處
遜迎合論奏遂除公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
衆論為之不平未幾車駕幸平江再除中書舍人及
陛下對奏疏乞寅畏天命固安人心其畧曰去歲郊禮
前數日太陽示變驗之圖史為異甚大而日官不以
聞廷臣不之告使陛下修厥事以應天者未至比逆

臣敢萌不軌天之示象而已著明惜朝廷不知先事
而戒也陛下即位行再歲矣恩倖歛怨籠陷覆轍姦
宄犯順而未即授首陛下盍察人心所嚮而少留聖
意乎今惻怛愛民之政徒為空言而百姓不以為息
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四方不以為信忠佞並
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
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
一二類臣言者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褒諭有諫
臣風除左諫議大夫公在諫省旬日封章屢上稱

其知大體遂有意登用權翰林學士面獎再三御言甚忠非御孰為朕言者翌日除瑞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天子反正宰相呂頤浩建辛武昌為趨陝之計既還建康又建欲盡棄中原焚室廬徙居民於東南公力持不可時在諫省語御史中丞張守曰吾曹當以死爭既執政又懇言之上悟而止頤浩歎曰公真執政之才也孰能受命二日而決此大計乎諫官袁植請誅黃潛善汪伯彥公言儻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上首肯久之即批出罷植諫

職翌日見上曰昨日觀罷袁植之命有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一大臣國家歷社繇長遇兩於漢者此也上大悅李成遣屬官至金陵力求淮南呂頤浩欲從之公曰此養虎遺患也成已命知徐州遷延不赴莫若趣其之任使遠迎聞之知朝廷之命必行成既情得靡然退聽陝西進馬上擇其一良者獨賜公且詔應恩數並依同知樞密院事無何詔恭請太后奉神主之江表以叅知政事李昉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公為資政殿學

士同之從衛以行邴辭疾則又命公權知而劉珏為
貳賜公親筆手詔凡百四十六言極褒嘉之辭許綴
宰執班奏事寓治都堂公從衛至洪劉光世統大軍
為屏翰光世不能守金人渡洪乃退保處州殿中侍
御史張延壽不知曲折極口詆公於是落職提舉毫
州明道宮延壽言之不已又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
京永州居住未期年許自便其年九月復左朝請大
夫依前宮祠紹興二年九月某甲子薨於江西春秋
四十有八元室常氏贈右諫議大夫安民之女封咸

寧郡夫人次室朱氏尚書右丞諤之女封咸寧郡夫
人一子曰珙某官二女為某官管鎮某官梁興祖之
妻孫男女六人有文集二十卷翰墨叢記五卷韶武
遺音三卷紹興三年四月某甲子珙奉公葬于江吳
縣至德鄉華山紹興八年三月追復龍圖閣學士藻
與公同為建炎元年中書舍人者也聞公立朝訐謨
獻替之餘莫詳於藻謹擇其大者書之而系以銘
曰

自古明盛繇臣納忠靡懷不陳無壅不通在貞觀世

賢哉鄭公封章敢言日沃帝聰政否斯替卒成治功
至誠愛君夫孰與同公興其後獨紹乃風造滕來
略無隱衷言聽諫行帝旌匪躬遂叅兵柄頗收禁中
折衝銷萌應變不窮國以興起宛如鎬豐上方疇咨
分陝忽東天胡中奪年未及翁邦國殄瘁籌帷一室
應期而未神復返崧琢詞于所用赫厥終

浮溪文粹卷之十

浮溪文粹卷之十一

神道碑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神道碑
崇寧間鈞黨之論起元祐以來士大夫為世指名者
悉墮黨中故一時盛德精忠之人往往齋志以沒既
沒矣子孫懼及率秘其闕閱不敢傳述靖康黨禁除
人爭言嘉祐治平以前事於是昔之悼不幸土中
者咸振耀于時公雖沒於崇寧之初為不與其禍然
用事者猶指公為黨人至紹興九年公之卒葬也三

十八年矣而墓碑未立公之子七人惟詒度在詒度以書來乞銘其少仰公名以不獲拜公為恨今乃得執筆次公之行事幸矣某然去公^幾四十年更士大夫以言諱之時公之行治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謹掇其灼然在人耳目者序而銘之公諱楫字元通姓傅氏系出北地自祇亮世仕江南子孫因散處江淮間有居光州者遭廣明之亂從王潮奔閩數世而至公高祖仁瑞父從君興化軍仙游縣故公今為仙游人曾大父獻大父偁皇考滋皆以地遠京師不來仕而

皇考尤有信義為里人所宗以公故贈朝奉郎公少莊重如成人甫七歲從鄉先生學已能痛自刻厲他見戲旁諱笑如不聞反并取其書誦讀未冠試廣文館第一其文天下傳誦之既不第而扁有貴人欲畱公使子弟學焉者公曰吾方求師友資身未暇也聞孫覺陳襄有學行樞衣從之襄門人許安世江衍之流皆嘗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取獨稱公曰傳元通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擢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揚州司戶叅軍守遇僚屬暴甚屢以難集事諉公而促其

期公裁決如流未嘗希意苟合至捕其從者寘諸法
守雖疆聽而不能平乃歆以煩劇困之會天長令缺檄
公攝丞公發伏捷姦如神猾吏惡少年皆屏迹禡
氣天長大治更以最聞丁外艱歸里中里中事有不
能決者悉從公折衷或望公門罷訟而歸調福州福
清丞帥曾鞏負材倨視天下士獨與公鈞禮改蘇州
錄事叅軍復丁內艱免喪授太原府大谷令白誅徒
鄉而還為民害者一人於是公之仕也二十年矣猶
在吏部選處之怡然未嘗以窮達介懷會曾布帥大

原謁入大驚曰是福清傅丞為吾兄所知者邪率郡
使者交薦且以書言之朝廷公卿間改宣德郎知吉
州龍泉縣時孫覺為御史中丞謂公曰朝廷欲用公
幸少晉除書且下矣公曰仕所以樂居中者免外臺
督責之辱今頓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我所當
得也徑出國門不顧道除太學博士所至學者闐門
四年足未嘗及宰相執政之門秩滿即日詣曹曾布
知樞密院與其副林希共薦之宰相亦雅知公名除
太常博士公長禮學自神宗時議祠北郊至是有詔

復議者多持兩可公獨援經據古損其車服儀衛
賞賚之類使悉得其中上之後卒施行如公議紹聖
二年徽宗由遂寧卽就資善賞學詔大臣擇德行老
成人為傳宰相以公名聞除諸王府說書舊制諸王
課學書屬文而不及經公言王當以德義為先區
翰墨非所急請先講予史以懋王德從之明年徽宗
封端王就除記室叅軍又明年為侍講又明年為翊
善中人執事王府者例與宮僚昵公獨正色不與親
雖一府以為介而悉嚴憚之王亦為之加禮閱五年

移官者四而不出王府同僚或歲中屢遷公未嘗一
語及之會諫臣鄒浩以言事謫公厚贖其行坐是免
所居官裁兩月徽宗卽位首問公安在卽除直秘閣
進尚書司封員外郎擢監察御史權殿中侍御史論
內侍都知劉瑗恃寵專恣不報移國子司業遷起居
郎召試中書舍人徽宗面稱訓辭有西漢風於是曾
布當國以兄弟於公有汲引恩與其助已公巋然守
正凡朝廷命令有可疑進退人材有不厭衆望如抃
王古范純禮之類皆人所難言者必極論之雖屢卻

不為之回奪布每以為言不合者因是中傷公、不
恤也徽宗顧公潛邸舊見必咨訪公每以遵祖宗法
度安靜自然為獻語宰相亦諄々及之歸則削藁雖
至親莫得而聞一日李清臣勸上清心省事徽宗曰
近臣中唯傅楫為朕言此甚詳然後人始知公所以
啟迪上心者其卓至皆此類也建中靖國秋見時事
浸更張竊歎曰禍其始此乎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聞者莫不甚其言公笑曰後當以吾言為信遂求補
外詔不許懇祈不已最後中書舍人鄒浩為請迪聽

除龍圖閣待制知亳州到郡數月屬疾易衣跣坐而
卒年六十一實崇元寧年二月五日也公於孔孟之
學精思而力探之不臻其極不止又天資簡淡於世
事無一可關心者專用經史自娛聚書至萬卷平居
正衣冠如對大賓否則瞑目燕坐不妄出一語雖在
闈室無秋毫之欺故能死生禍福不入膏中視進退
窮通若夢幻然雖當是之時直道立朝不為無人若
夫先見如著龜卓然引去者唯公一人而已大觀中
大臣屢欲以公入黨籍徽宗念公舊學之臣而止後

每因事必及公姓名而卒不為大臣所佑故公之沒
卹典不加焉公之葬在今之常州宜興縣善奉山之原
累以諸_子恩贈少師妻陳氏亦贈越國夫人子諒友誼
夫皆擢進士第諒友仕至奉議郎尚書膳部員外
郎誼夫朝請郎尚書兵部侍郎諡受奉朝大夫夔州
轉運判官與諡微去病譽處皆相繼前卒諡度今為
朝清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有文集三十五卷藏于
家簡古而精深世以為法銘曰
道有所寄千年一儒世得而用一人萬夫公承丘軻

知學元本匪惟知之亦踐其壺用此玉立有哉惟清
世無可娛以道死生晚登王門帝實知我擢躋近臣
初不求可正色凜凜傾忠上前寧非大剛吾道則然
帝知雖深時不我與奉身而行世莫能禦竟脫黨禍
歸安九原世評既公盛德乃尊聞風而興百世之下
我為銘詩以詔者來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太中大夫衛公神道碑

建炎三年二月上自維揚狩臨安慨然思中興獻替
之臣一顧宰相黃潛善汪伯彥曰衛膚敏安在其趣

以來時乘輿新渡江人皆南驚道路克尔公獨晝夜
北行及上於平江上聞之喜顧御史中丞張澂諫
議大夫鄭毅曰衛膚敏至矣公見上泣上亦泣曰卿
在諫省朕知卿忠每以卿言為信今宜知無不言有
請不以時對公頓首謝曰臣頃在維揚教為陛下言維
揚非駐蹕也請早還建康今臨安亦非帝王居宜須
事定亟還因陳所以守江之策上首肯曰是吾心
也翌日再對歸即遇疾猶扈蹕至臨安拜尚書刑部
侍郎未拜聞明受之變慟哭舟中疾益侵上章請老

不聽乞與醫秀州從之進尚書禮部侍郎尋上印綬
卒年四十九書聞上歎惋移時特贈太中大夫他日
見其同貶中書舍人汪藻曰衛膚敏可惜其為上眷
知如此公諱膚敏字商彥少力學問宣和元年以太
學上舍生奏名徽宗親擢為第三人而稱其文明白
瞻美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越數年同年生王俊
又對徽宗憶公姓名問今何官俊又以實對徽宗曰
尚吏州縣當時豈不堪學官耶今行台之翌日召公
既見改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時國家新與金人和

議遣生辰使宰相擬十餘人徽宗以公為可假給事中往聘公言虜生辰後天寧節五日未聞虜遣使而吾友先之於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為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脫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以爲然洎至燕山金人果不來置幣而返七年復遣舒宏中往已陛辭矣上改命公逢賀嗣位使許亢宗亢宗言虜且大入止公毋行不聽及燕報愈急衆洶懼不敢前公叱曰君命也其可辭乎及疆知虜渝平益不為屈金人答嘗欲以押字代印章公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

豈所以待鄰國哉北朝立國當以禮義今修好不以禮交鄰不以義將何以立國乎拒之旬日卒易璽書及授書責公雙跪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為虜首大怒觀者為股栗公處之晏然虜莫能奪繇是不悅羈番中道者半年至涿州與幹離不遇請公相見公辭不可則問相見之儀虜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趨伏羅拜乎皇子雖貴人臣也使人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僭君是一國二君也無不祥大焉乃長揖而入既坐出誓書示公公曰某使萬里

去朝廷久此書真偽不可知因縱言及軍事公連挫虜幾復被番洲聖皇帝受內禪始還進官三等遷尚書吏部員外郎於是高麗入賀以公為宣問使假太常少卿迂之而殺其禮公曰家國尊待麗人久矣今一旦鐫薄恐失其心不若如舊便從之至明州顧時多衆凡緣客及民者率以便宜從事所過無秋毫擾初詔使人春見其冬金人逼京師詔令不通使人坐館渚久日費以萬計公度俟詔而遣則失風潮之期番之經年東南之餽率竭矣乃以幣易金繒厚餉其

使而移文遣之建炎元年還朝歸矯制之罪上大嘉賞遷衛尉少卿公言屬者虜犯京師乘輿保金湯而居固蓋知虜已棄去秋必復來而尚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為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濬隍以訓齊其人而擇大臣鎮撫之車駕姑即建康而執萬全矣擢起居舍人又言方今二聖未還陛下於宮室衣服飲食之奉宜痛節損雖郊廟亦不用樂庶精誠有以感動天地拜右諫議大夫

兼侍講既就職首勸上以守法度慎爵賞正紀綱因
指陳時政之失有崇寧大觀宣和之弊未盡革者十
餘事言甚卓至上皆罷行之又請以承慶院營膳之
役付揚州升賜宮造作之事歸有司禁中差除須索
必關三省其不合天人之意戾祖宗之法者許大臣
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誅之先是公論時政上曰崇
寧大觀以來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持祿唯恐失
人主之意故於政事無所可否馴致前日之禍自今
當以為戒故公因此以堅上意時中貴人李志道以

赦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侍省都知容機亦
落致仕公論執再三皆朝奏暮罷二年春拜中書舍
人公前勸上守法度會邢煥以后父除徽猷閣待制
孟忠厚以太后妣除顯謨閣直學士公力言非祖宗
制煥尋改觀察使而忠厚自如公以驟自諫請除舍
人疑有因乃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
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臣言是則方平當
罷若以為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所未
諭臣雖不肖願附於司馬光上令宰相諭公曰朝廷

以次遷非論事也公猶不拜居家待罪者逾月至忠
厚曷承宣使乃出公以中書政事本命令有不當輒
封還之風采振一時而宰相不滋悅乃以事出公除
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議者為不平未逾年
上思公召還為公上世齊人唐末避亂徙錢塘又自
錢塘徙華亭故今為華亭人曾祖至祖九思父公望
公望贈奉議郎元室繼室皆朱氏封宜人三子仲英
仲傑仲巡而仲巡早卒仲英仲傑皆右承務郎一女
適右迪功郎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王崕公為人

剛明邃於經術與人交退然若不能言者而遇大事
一見其當然決意行之雖禍福死生陳前莫能移其
所守故使異域館遠客天子必以屬公而公亦必得
要其領在人主前論事家々援據精詳切中其忌諱
皆人所難言者人主未嘗不改容嘉納遭時變故上
慨然起公於流落之中意豈淺哉使天假之年其設
施當如何方向用公而公以不起聞矣宜天子追思
不忘而形於屢歎也公卒以建炎三年四月丁卯葬
以其年七月甲申其地在湖州烏程縣戴塢之原既

葬八年而仲英遂求余銘不已余從公游最舊在西掖
時又與公同貶知公為最詳者是宜為銘曰
自古臣主鮮逢亟乖公於三君展也必諧厥諧伊何
一以忠蓋遭時屢更吾見其進始事徽考飛英下僚
以節歸報靖康之朝建炎中興公首褒用知無不言
莫若公勇帝不知我吾寧盡規諫之剴切帝故見思
氣吞虎狼萬里之外死生關身曾不少槩當饋興歎
詔追而來而不年亦孔之哀葬雖異州同此澤國
刻銘無窮曰宋遺直

朝請郎陶君墓表銘

陶氏自征西將軍為東晉名臣數世而靖節先生繼
之遂為著姓然世家江州不知居吳興者何別也君
諱字季成吳興人曾祖浚祖諡世以詩書教子父
彖進士起家卒官承議郎通判鄂州以君故贈朝議
大夫君少孤力學問歆名官必自己致中元符三年
進士乙科調陝州司理叅軍童貫用兵陝西請君從
君辭軍旅非所學貫遺客諭君幕府綜文書而已矢石
非所及又固辭而貫亦不能彊也知邢州任縣坐

小法免為台州軍事判官潤州司兵曹事改宣義郎時卿寺丞掾號美官寒士得之尤難當路有知君者欲以此番君一度食貧番京師非便求金壇令以歸其不汲於進取如此罷金壇如京師即日請曹以已所當得者調官於是又知鄭之管城婺之東陽杭之富陽低徊數邑幾二十年晚於吏部之格稍升而君不堪久次寧貶損以從其所安在東陽時俗喜鬪家藏鎧仗閭里苦之更數令莫能禁君痛懲之風俗為變人皆按堵至畫像祠君蓋君不以希世為心故

臨事敏明毅然敢為所居可紀他人莫之及也積官至朝請郎賜五品服年六十四卒於富陽當政和宣和間士大夫尚奔競苟秋毫之利可以閔身者必巧謀捷步以取之君獨怡然靜退甘心州縣以老略無幾微見於言面所謂安於所遇者如君非邪元室吳氏次室郭氏皆封安人一子曰定今為從仕郎知潭州善化縣一孫曰遷建炎四年六月癸酉定奉君葬湖州烏程縣法華山之原合安人吳氏之墓後二十一年定來求銘曰

世競馳之已靜持之世依違之已勇為之仕雖杞之志則起之杼山寤之著蔡宜之隧而碑之詩以系之

浮溪文粹卷之十一

浮溪文粹卷之十二

墓誌銘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蔣

公墓誌銘

筆力簡健高處
通司馬子長

祖宗以來天子與大臣論天下事命臺諫相應以義理之文故百餘年間朝廷清明天下亡事熙寧中大臣有欲更祖宗法者惡士大夫言人人殊始指公論為流俗由是名節之不競三十餘年至政和宣和而天下以言為諱當是時丹陽蔣公興諸生任中執法

獨信其所學為天子辨是非屢擊權臣皆言人所難
言者天子每改容嘉納許其忠精然後天下知忠言
未嘗不用也顧風俗之衰士樂緘嘿謂吾君不能耳
公雖以直道逡巡去國卒老於行不至輔相然至今
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云公諱猷字仲遠姓蔣氏東
漢時有封義興函亭者其後分居丹陽金壇故公為
金壇人曾祖郢祖益皆隱居不求仕父師錫慷慨有
大節以公故贈光祿大夫公幼莊重如成人力學而
敏群諸生試有司必處其上諸老生皆噐之甫冠中

元豐八年進士科調主武進簿移巴陵令縣介湖湘
俗習文法喜聞公初至訟空入老吏以公年少易之
公聽決如流皆叩頭服豪右屏跡政聲流聞改宣德
郎知江寧縣課最部使者以聞遷秩一等崇寧初詔
天下興學以公為信州教授監察御史丁光祿公憂
服除為尚書膳部員外郎遷吏部宗子學建除宗正
少卿兼學制叅詳官改太常時詔原廟立禘祖殿工
既畢言者以為當廢朝廷下其議公言有其舉之莫
之敢廢也今既奉安奏告矣柰何毀之執政怒送吏

部差通判南安軍逾年直前謾復故職召試中書舍人詞令一新為學者法坐鄧洵仁奪職不論黜知廬州俄除集賢殿修撰復拜中書舍人召還既對上曰卿國之老成朕未嘗忘卿也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公力辭不可則首論士風浮薄今群臣無他能唯以善候伺人主承望大臣為向背者謂之才其或耿介特立守正不回則衆指為愚而非笑之此風大不可長且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事殿中唯務雷同略無可否其欲稍自異者不過退有後言為中傷計此不可

不察又言臣近因陪祀禁中見路寢尚仍祖宗之舊瓦木塗墍皆故暗有以見陛下薄於自奉與土階卑宮室何異願推廣聖心每如此以保盈成上嘉納在京百司自元豐皆隸六察崇寧中內侍省獨乞不隸公論其非上曰既名有司不隸察何也即以公言正之尋察內侍省數事以聞上寢其奏公極論曰臣觀前代人君於近習有功不濫賞有罪不廢法者皆載之信史號為賢明臣職在執法不敢緘默以負陛下於是內侍劉友端等皆降官因命大書公疏揭之內

侍省其徒皆側目楊戩建節公言祖宗時未嘗有此
作童貫首隳舊制當時士論已不平帝曰有非常之
功則有非常之賞童貫有戰功不可以人而廢公徐
曰楊戩何功帝曰自朕即位以來制作禮樂皆其手
亦非小勞公曰事塞其源則人無觖望若夫攀緣展
轉人人有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為常矣帝稱
善者久之公因言元豐時有選人興水利王安石欲
改京官者神考止令循資於爵賞較秋毫如此况節
鉞乎帝曰官爵得之易則名器卑誠如卿言然楊戩

之命已行當為卿杜來者因詔三省御史臺常遵守
彈劾時三省吏遷官類至四品又近倖率請建墳寺
及強市民居建第公悉論之即降詔禁止趙良嗣獻
平燕書除秘書丞公言良嗣降虜狂妄不宜出入禁
中後良嗣果敗真州守貳更告訐付公治守李釜雅
為時宰所惡而貳陳求道者宰相蔡氏族壻也帝怒
甚釜且不測公平心處決釜以不寃都水使者孟昌
齡議河事以不成費以億萬計公私騷然公言是役
有必不可成之理願循元豐開修二股河故事於從

注溪文粹 卷二十二
臣中選忠信可託者往視可罷罷之因言自陛下即位大河執道何以更為勞民費財循虛名虧實効臣竊未喻上因震怒曰朝廷事類如此無事輒紛更卿於臺屬中遣人往具以實言已而為大臣沮格識者恨之范之才奉使淮南還言滁水有鼎可出詔之才求之無所得惧辭窮且得罪即督州縣發民畎水鑿山後不已公劾之才狂妄希進并論其出使姦利狀上大怒投之才千里外公既感上知遇遂言東南應奉且十年如花石器用之物輸內府入權倖之家不

為不足殫財以事浮靡願一切罷之其言反覆深切因論提舉兩浙常平徐鑄以糴本錢界漕司製造廣東轉運使徐惕以虛名羨財進後苑乞重置之法帝不從公卧家待罪詔起之因力請罷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知政和七年貢舉改工部月餘遷吏部四選事素繁猥其長率怠於省治吏得緣茲為姦公晨入坐曹使人得自言躬閱所訴叅稽律令可否立疏於籍第而行之事以無壅銓曹為清宣和二年言者論公兼官衆而事有不舉者罷吏部尚書以徽

洋溪文粹 卷之十一 五
猷閣直學士知婺州請投閑改提舉南京鴻慶宮宣
和四年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到官數日復請奉
祠而歸七年以刑部尚書召兼資善堂翊善公再至
京師顧同列皆新進少年益不合日求去會虜騎至
京師天子內禪上皇東巡公率同列上章乞遷避不
從則躬乘城晝夜守既解嚴天子命公持表候上皇
時童貫總兵扈從有自疑心淵聖皇帝貶貫環衛竄
池州因命公持詔往曰使貫退聽而毋傷上皇之心
卿何以處之公頓首曰願陛下付臣勿以為慮淵聖

皇帝喜賜鱘帛茗藥遣行公及上皇在淮陰言國事
泣下上皇亦泣因請問言童貫得罪天下今朝廷正
典刑唯陛下財幸上皇領之遂宣詔童貫即日趨貶
所公侍上皇還京師遷兵部尚書靖康元年復請問
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建炎三年避虜
明州明年屬疾上章請老還宣奉大夫致仕十一月
某甲子卒於昌國縣蓬萊鄉春秋六十有六遺奏聞
上嗟悼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下所屬給塋事夫人
劉氏尚書祠部郎中淑之女有賢行後公二年卒二

漢文粹 卷之十二
男子曰謨右承議郎知封州曰該右承事郎三女子
長適右從政郎龍游丞吳恢次適右從卿元卿右承
務郎公資渾厚寡言笑對家人終日如賓平生未嘗
以游辭偽色借人矯情降意徼利其論事上前不為
苟合雖人主盛怒少間復前反覆開陳必盡理而後
已其論薦皆一時名士平居無嗜好未嘗一日廢書
不觀有文集二十卷藏於家其為文一本經術亡益
於時者未嘗言精深簡古佀其為人以紹興三年二
月十九日塋公明州鄞縣翔鳳鄉隱學山之東岡以

淑人劉氏祔以左朝散郎許德之之狀來請銘某嘗
謂名節與功利若權衡然常相為輕重士君子一志
於功利則名節衰矣此豈待事至而後擇哉必有早
正素定不與世推移方公在朝廷時縉紳未嘗有言
名節者公屹然特立專以迪人主為心嬰逆鱗批大
卻闡者為寒心失色而公諄諄盡言不已不啻如父
子間洎歲晚困躓一時輩流越官簿而升者踵相躡
或以是尤公公笑曰吾道猶是也卒未嘗少貶則公
之所立豈偶然者哉某服膺公門知公為最詳實諸

孤又以禮請敢不叙而銘諸銘曰
君道主聽受言孔艱臣有周比興衰所關在昔祖宗
政以言訂一人垂衣萬事龜鏡厥後靡靡人因世移
安得剛者吾其與歸堂堂蔣公古之遺直德為鳳麟
心則金石見義而作直前靡思觀者為粟未嘗少卑
坐茲寡諧材不極用至今善人徒得君重國步中杞
間閩異州不在其位莫如我憂闔棺海山因窆其域
後人懷公視此銘刻

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誌銘

叙事有
史漢風

蘇氏自唐許公世有人其後分居閩之泉山真宗時
有諱仲昌負文武材名試賢良方正之屬六科罷舉
進士既策名以小失有司程度補三班官非其志也
仕至左屯衛將軍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歷知宜邵復
三州以沒贈太師福國公生紳復舉進士賢良方正
科入翰林為學士知河陽年未五十而卒生頌相哲
宗元祐間守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與翰林
皆贈太師魏國公始葬潤州丹陽公諱攜字季升丞
相季子也幼莊重舉止如成人丞相自開封尹知濠

州赴御史臺詔獄公年十三隨至京師僦舍御史府
前朝夕入問起居狀間衣舉子服訴其誣於待漏院
宰相吳正肅王文恭見其警敏召至前與語竒之事
由是得白而公亦以此知名用父任為瀛州防禦推
官調監澶州河北倉草場既少年得聲譽益親師友
力學問為詞章當路交薦之復辭薦書不受而請授
同僚之賢者故一時名士皆屈輩行與之交秩滿授
武成軍節度推官丁內艱免喪監潤州織羅務會課
改宣德郎以丞相春秋高請閑就養得管當南京鴻

慶宮徽宗皇帝立轉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丞相薨服
除緣兄入黨籍差監兗州東嶽廟尋除丹陽縣丞會
令缺行令事陳力二年如實為令者從通判廬州民
便安之去郡相與遮留為之罷市中丞蔣公猷薦為
御史臺主簿遷光祿寺丞改大宗正丞尚書倉部郎
中經郊祀恩賜二品服擢衛尉少卿久之移光祿靖
康初虜至京師公晝夜乘城素羸不勝暴露虜退即
求去淵聖皇帝雅知公名謂執政曰如此等人可使
之去朝廷邪命降堂劄留之非故事也時以為榮數

月復求去進直龍圖閣知明州金人渡江浙東西皆震獨四明罷鄉兵省科調民恃以安俄請奉祠而歸尋避地閩中以墳墓在丹陽由海道往來閩浙間者數歲紹興初召赴行在所除宗正少卿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皆不拜復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起知温州亦不拜召為太常少卿力辭于朝不可則見上以辭翌日詔權尚書刑部侍郎居無何得微疾上章請老除徽猷閣待制致仕數日以不起聞上嗟悼之得年七十六時紹興十年正月九日也積官至右朝議

大夫公退然如不勝衣與人言唯恐傷之然剛正敏明凡事親居官治民與人交一出於誠非今人可及也所至必先問職當如何見有利害可論必孜孜建明不為苟且而卒歸於忠厚若摧強去惡則忘其身為之其發摘姦伏如神人不能秋毫欺也以此自州縣歷臺省至為侍從五十餘年無一事不可紀者隱然為國名臣由嘉祐治平以來公卿之後能守家法者莫公若也官武城時行縣吏送之郊顧謂吏曰某盜二人於情於法皆可生胡不讞吏曰諾及歸守迎

謂公曰官吏亡賴至擅出入于死既曰強盜矣有可憫者乎幸吾二人不預也亟治之公曰使紆此獄者某也某當坐耳且為言其所以生之狀守大怒將并案公公不為回而二人卒不死丹陽當東南舟車之衝異時高句麗入貢吏並緣掇取方數百里騷然公為區處于未至前既去民不知其使者之嘗經由也歲飢行賑濟法公曰循虛文忘實惠可乎乃乞米於有司有司以為難請之再三必得米則朝夕臨視汲汲然唯恐其不均雖鄰邑之歸者亦受而不辭所全

活以千萬計方國家興學校新祠庭之時京口號為多士又三茅山在其提封生徒之不逞者憑藉為非視州縣亡如也公一切以法繩之旁觀為縮頸而公處之泰然人知其不可犯也無不屏息丹陽大治合肥俗喜告訐為匿名書至有竊乘驛以馳者公行州事得何人書于訟篋中物色久之釋然悟曰此老吏某人所為也立遣人捕之則已亡去索於田間得之叩頭首服寘諸法以徇由是其書遂絕麴院亡麴數萬斤覺麴官與獄官通徧歸罪于持衡者以為私其

羸於酒官因使之亡去公語曰持衡者交私不過銖
兩之羸耳能積而至數萬斤乎且負擔者幾何人豈
無可會之數耶獄官不得對果麴官納磨戶金而授
之虛券麴材未嘗入也左右大驚倉部嘗請于朝歲
漕冬初不至者監司若州縣官皆坐之吏持符請書
公袖符見長貳曰今茲漕至者未半也吾符一下坐
者無慮數百人禋祀止數十日間士大夫當得恩數
者皆闕矣若稍引一兩月之期俟禮成而下則彼將
何辭長貳從之士大夫謹傳曰蘇季升仁人之言也

建炎赦至明州戍卒數百人還據地求卸甲錢公大
怒叱去而陰勒牙兵為備未及門果譟而還趨庫授
甲公不為動徐禽為首者數人戮之而置其餘不問
為之肅然蓋公之過人者類皆如此難以一二記也
公雖精於吏事而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有文集五卷
尤長于詩韓駒崔鷗以詩名者每讀公詩曰蘇季升
未嘗言詩也每一篇出高妙敷腴吾不能及古人不
以多為貴者其謂是乎初娶元氏章簡公絳之孫次
娶曾氏資政殿學士孝序之女繼室復以其妹相敬

如賓四十餘年後公月餘卒皆封恭人子孟容右脩
職卽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孫茂登仕卽公卒之
五月孟容奉公葬于鎮江府丹陽縣長岡之原以曾
恭人祔某從公游最久得公之典刑名理非一會孟
容來速銘義不得辭銘曰
蘇氏祚許繇唐迄今蟬聯再興實始翰林繇慶既遠
乃生魏公輔佐泰陵功名始終帝想風烈聿求其人
曰汝是侶為吾近臣侶之伊何忠孝直清流輩盡矣
巋然老成入侍禁嚴于禍有光年及黃髮祉非不長

無缺虧者人胡嘆嗟豈德之厚報猶未遐大江西來
龜筮叶占萬古之宅先塋是瞻

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吳君墓誌銘

君諱懋字禹功姓吳氏其先義興陽羨人也世以儒
名家而不求仕至君之父誥始至大其門有三子皆
授以經其材競爽伯仲同時擢進士第又同時為縣
令以治行聞士大夫言義方者予吳氏伯曰愈仲即
君也誥卒龜山先生楊時識其墓後以君宦達贈朝
散大夫君少有立志風骨頽秀望之嶷然嘗與兒曹

集外家者以博具遺君者君正色叱之曰死老奴敢
汙我耶坐客大驚知吳氏有子矣及長嗜學問從先
生長者游如不及入大學籍籍有聲既擢第調當塗
縣主簿時郭祥正李之儀會當塗皆知名士也負才
氣軒輊人不少借一見君詩文曰我輩人也會歲飢
官出粟糴者萬人空集于場他吏無術至相蹂踐以
死州以命君君布灰於地而䟽其行坐強者東弱者
西以五十人為甲使聽令間指其一曰給彼民趨而
前左受粟右輸金各以序進未晡而周無一人譁者

當路交薦之縣有圩田民生理寓江中秋大雨圩且
決晨夕暴露治其防民賴以齊既去父老指防歎曰
微此吾其魚乎移宿松令以簡靜為政凡追逮書縣
門予之期民信畏之其至不差晷刻田里間未嘗識
游徼番夫之面也由是訟更十數令不能決者皆立
談決之未幾宿松大治門不夜闔獄囚屢空一日部
使者按旁郡民遮道言願以事決宿松使者曰縣各
有治汝舍汝令而從他令豈有說乎且道遠奈何民
叩頭曰吾邑可否視吏色辭彼邑家有令在堂吏不

能秋毫欺也雖遠奚憚察訪使趙默舒州守孫傑馭
下如束溼所至人重足事之盛威臨君君不為動然
此兩人者亦卒不能使君屈也改宣教郎丁外艱服
除知廬江縣盜劉五囊橐廬壽間方鼓行出山去縣
裁一驛其鋒銳甚或止君無遽行君笑曰男兒當斬
虜平戎此鼠輩何為者今行縛之盜聞君來不敢入
其境後群盜得吏疑獨遺廬江曰彼有人焉不可圖
也召監廷豐倉知扶溝長垣縣尋除諸王府記室兼
講書淵聖皇帝受內禪金人至京師三上書言便宜

不報後皆施行畧如君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會
虜立張邦昌法當即草牋奏君度不可拒將引繩自
裁有幸非常者僂曰僕請為之君由是獲免已而王
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君發憤罵時雍曰反虜吾獨不
能擊汝如段秀實耶時雍面頰發赤不能對君因以
疾求罷不聽遂稱篤於家今上即位病即日愈乃請
老而歸歲餘起公復故官尋除司農少卿不拜近臣
交薦擢知明州州承蹠血餘守將屢易公私掃地萬
目睚睨君一調肅細大成舉於是衛兵留戍者步軍

江漢文粹 卷之十二
三萬陳思恭領之水軍萬艘張公裕領之將驍卒驕
凌籍官府求取無度變生不可期君能得榷酤之贏
給其稍廩歲終贍之民不知兵治聲流聞加直秘閣
以代歸坐小法貶秩朝廷察其枉擢荆湖北路轉運
判官未行改知吉州道得病到官病益侵即上還印
綬六日卒年五十五寔紹興四年五月某甲子也積
官至朝請大夫其遷多以勞能不以歲月君氣豪語
直遇事有不可輒憤盈于中雖貴人必斥其忌諱面
折之然曾次實洞然無城府關鍵以故深中之人多

不樂而賢士亦以此歸之親沒分財獨推所得之居
居其寡嫂恩當任子不上其子而以其弟之子之上之
內外族姻與夫平生黨友飢不食寒不衣病者醫死
者葬嫁其女字其孤至不可勝數有荆溪集及他文
合三十餘卷豪壯而贍蔚侶其為人娶同郡楊氏封
安人兩男四女曰師尹師說師尹好學而喜文再任
以官再不受其志非苟目前者人謂君必有後者其
在茲乎女曰琚適左修職郎陸景端曰瑤適左迪功
郎元盥曰瑤適右承務郎胡辨曰琬繼陸景端之室

師尹以君卒之年十二月某甲子葬君其縣銅棺山
南筆塔之原以某與君厚善來求銘乃輯君之行治
而銘之銘曰

嗚呼禹功世乘波以流君業岌也人視蔭以偷君汲
汲也文雄而氣剛見者立也所臨必恩遣老泣也君
門洞門胡過而不入也寧羸厥躬尚後人之及也

朝請郎知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誌銘奇銘

古學昌黎
張徹銘

君諱滂字德霖其先永嘉諸劉也唐末有徙居東陽

武成者四世而生珉珉生仲思仲思生升升於君為
皇考以君通籍累贈中奉大夫君生十餘歲已能誦
說屈其師與同郡梅執禮學會稽學者傾下之號東
梅西劉中大觀三年進士科調新昌令縣在豫章之
中俗嗜鬪令到官輒移病去以他吏攝承君臨以誠
未幾稱治雖旁邑訟不能決者乞從君決之豪鄒氏
橫里中挾貴姻誣人死君捕致械治之部使者為請
不聽卒以法投豪相州蔡魯公京與君祖為布衣交
至京師曰吾故人孫耶除詳定勅令所刪定官欲

挽君置黨中會僚常瓌書詩屏間京疑瓌姍已屬君
求其迹且遷官君笑曰此市道也胡為及我哉京不
悅君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靖康初金人渝
盟袖所著書數千言來京師士大夫口相傳以熟除
太常博士道阻不拜建炎中上問人材於近臣學士
詹乂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公彥言君可用詔用
君為建昌軍君少時銳功名既數罷歸意益怠頗治
泉石將終焉其得建昌初不汲汲當國者數以人先
君紓其期君不較也至紹興三年冬適五年矣一旦

尚書符趣君行君不得已到官甫半年而軍變君及
母妻皆死焉天下冤之時紹興四年七月一日也驛
書聞天子震怒詔帥臣討始亂者皆伏誅於是御史
言國家艱難以來福州殺帥臣建州殺漕臣建康杭
秀之守臣皆囚於其下議者率歸罪有司以為陋於
拊循繇此凶人無所忌臣竊聞建昌比守皆巽懦威
權不張兵卒悍驕邀取亡度劉滂一切以法裁之兵
不勝其忿至群入市壞其肆戕其人滂捕繫追償茲
守臣之職蓋能吏也乃并其家碎於賊此而不懲失

政刑矣願錄滂之死以白其寃乃詔褒君為朝請大夫官其子若孫二人君卒時年五十六妻安人湯氏兵及身侍姑不去與姑偕死子三人曰埴曰墉曰緇即埴蚤卒緇即軍亂失之墉以紹興五年十月奉君安人之喪合葬于太平鄉金柱山之原君好學善屬文與人交始終如一聞人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奪以及于難大觀中余官豫章君來新昌一相見如故知越數年余以職事留京師君適在焉自此日相從不見之間無月無書也又十餘年

余守吳興君以書抵余曰吾御吾母之建昌矣頃之聞建昌難作余為之矍然明年守臨川距建昌百里餘問建昌人君遇禍時曲折皆慟哭失聲以對又聞君卒之期年父老會佛祠哭君有欲絕者且千里以書吊其孤此人情至哀也可以疆致耶然則君雖遇竒禍而其亡為不朽矣余方欲會粹其事私識之而墉來求余銘至三四不已則為之銘銘曰
惟古者之仕兮永其志之必行苟利及於茲世兮顧何為於久生嗟夫子之策名兮奉皇輿而遵路歷羊

賜而靡辭兮敢前知於所卜皇揆余之忠信兮畀盱
水之四封將鋤薙其榛梗兮反殺身而覆宗民哀君
之無時兮雖飲食而必祭吊沈寃以斯文兮哀我侯
於世世銘學楚騷

浮溪文粹卷之十三

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誌銘

新安汪氏見於隋末唐初五季之亂有自黃墩徙婺
源者以賢雄饒歛間數世而至君之高祖諱某擢進
士第起家爲秘書丞贈光祿少卿曾祖諱某官至尚
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某官至奉議郎贈少
傅三世踵相躡登進士第世有清德爲江南聞家皇
考諱槃少傅長子也以少傅春秋高就養左右不求

仕而縱其弟藻於學藻復與君連取科第里人榮之
皇考以君故贈太中大夫君諱愷字伯疆少竒穎渾
厚甫冠爲有司所推入太學爲諸生有能文聲紹聖
四年解褐調常州晉陵縣主簿用薦者陞通仕卽爲
宣州太平縣令坐小法免授岳州錄事參軍丁太中
憂服除監泗州軍資庫會鹽筴興朝廷選君監泰州
海安鎮鹽場課最改宣義卽知淮陽軍宿遷宣州寧
國縣丁太碩人王氏憂服除添差通判饒州除知常
州漢陽軍吉州未行移知處州到官未幾復移知撫

州暮年請奉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秩滿起知袁州
於是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給事中胡交脩以十科善
治財賦薦君擢提舉兩浙東路鹽香江南西路轉運
判官蒞事兩月除知江州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
觀久之起知全州蓋君之官簿如此岳州平江民以
競渡鬪死獄上于州守惡令欲深探其獄株連數百
人時大暑牢戶皆滿君止繫其當罪者數人餘悉平
反出之守大怒君引法力爭守不能屈太平有爲五
斗米道者相傳能致雷雨迓者立死縣檄尉捕尉辭

君不俟衆躬造其廬人為君懼卒禽之置于法靖康
初朝廷詔令未通饒州酒官郝陞者出軍伍怙勇挾
奸持郡短長郡守不能制而深怨之會盜侵旁郡舉
城皆奔陞之子亦佩劍出城為闕吏所錄守即誣以
叛并其父械于獄將斬之君曰急裝時以刀劍自衛
人情也可盡誅乎持之數日陞與其子皆免君之將
如處州也虜已至會稽人皆勸君毋行君不聽既而
潰兵四集君求所以綏馭之術至不解衣而寢者兩
月尋移撫州未行間王瓌馬俊兵入屬邑州之南北

數百里皆震新守入境不敢行民挽留君君曰此吾
心也乃調護其衆使出疆而民初不知未一月盜宮
儀焚處州於是人思君至于感泣撫州民許一女
歸其隣久矣既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半年請
公署為異日之信君立械其人於獄僚屬愕然君笑
曰女誠死不白官也必女家不良其夫欲盜吾判耳
請為諸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出人以為神紹興十
二年八月某甲子以疾卒于饒州德興縣所居之地
春秋七十有三積官至左朝請大夫君刻意學問欲直

造作者之域而不樂為科舉之文未第時見秦少游於括蒼少游竒其文以手書勉之然未嘗引以自名平居孝友清修日以慕古人追前輩為事循仁然有德君子也及守官臨民則精明剛正人不能欺亦不能奪而卒歸於忠厚方太中無恙時承數世清德之後家貧不能自如君之所以養志周旋者無所不至時二妹未行太中以為憂君繼納兩婦皆公卿大家乃盡舉其嫁時衣珥分遣之不名一錢及官至五品遇恩當任子而首任其弟人以為難先是君恬於進

取數免稀遷居間之日多泊太中與太碩人棄諸孤家徒四壁立無置錫可耕君合兄弟數房同食其所得之俸他人見之若不堪其憂而君絕甘分少於長幼親疎必均未嘗以一介取諸人客至飯蔬相對清談終日出於至誠乃并其家僕隸兒童亦怡然無不滿之色可謂賢也已故卒之日聞者無不出涕凡三娶初室呂氏次蔣氏次李氏朝散即贈通奉大夫呂全宣德即蔣珍中散大夫李演之女而觀文殿學士蔣之竒樞密使李諮之孫也皆封宜人三子曰堯舉

右迪功郎鑄錢司催綱官曰舜舉右修職郎漳州龍
岩縣尉曰仲舉未仕一女適進士俞允恭堯舉等以
十三年十二月丁酉奉君葬饒州德興縣龍溪源少
傅墓南三里藻雖於君為諸父而少君九歲少同學
長同仕也是宜為銘銘曰
嗚呼人皆樂其所憂而君獨憂其所樂人皆豐其所
約而君獨約其所豐以孝友純誠懋其本以康寧壽
祉齊其終故所居人慕之所蒞民思之無秋毫愧怍
於其中蓋古之德人今之循吏也尚千萬年勿毀其宮

朝散郎致仕胡君墓誌銘

篇首數句學史記西
南夷傳及柳文黃溪

山水
記

大江之東以郡名者十而士之慕學新安為最新安
之屬以縣名者六而邑小士多績溪為最績溪為民
以族名者無慮百餘而學傳子孫胡氏為最胡氏有
隱君子曰誠甫其書滿家仰承俯授皆有師法又其
族之尤者也君諱咸字誠甫曾祖嶠祖筠皆樂里居
不求仕至父策始起家為鉛山尉誨其子必千里求
師長子宏登進士科仕至處州司法參軍君其次也

君少刻意于學自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史書
皆手鈔成誦會熙寧元豐間朝廷以經術新天下之
材學者宗王氏君於諸經自得其指歸而尤邃于易
游太學十餘年率杖策往還其精如此方是時士集
京師歲以千計君頽然出其間為之領袖一旦如有
不樂者謝病歸召諸子出其書授之不數年其子舜
陟舜舉踵相躡取高第而舜陟遂登法從典大州隱
然為天子名臣君饗其祿幾二十年自承事即累官
至朝散即舜陟又以所當得服授君賜緋衣銀魚績

溪固多士如君父子得名稱章紱而歸者無幾而公
又慈祥豈弟有以宜之長老稱焉方舜陟之為御史
也屢擊大臣大臣欲寘之死而君不以為憂及守合
肥盜環其疆禽制之功州人懷之為肖像以祠而君
不以為喜蓋君之得於中者又如此建炎四年八月
辛亥以疾終于家春秋八十有一娶閔氏封安人前
君卒四男子曰舜陟朝請大夫克徽猷閣待制曰舜
俞曰舜申皆嶷然有立曰舜舉迪功郎二女子適士
人葉文仲鄭邦彥五孫曰偁仔傳俊其一尚幼而仔

亦迪功卽諸孤將以紹興元年五月丁未奉公葬于
湖州安吉縣管城之原來求銘納之壙中某與君世
姻知君非一日者宜銘詔後銘曰
君之德純明諒直懿鄉而隆戚修身以亟動而有則
為國人之式君之學得之先覺聞尊而見卓不凋其
璞遺其子琢有連城之鼓君之榮世以儒名道傳而
志行有子在廷吾亦黜纓饗耄期之齡卞山之陽維
水泱泱雖非其鄉與其山相望子孫家傍為萬世之
藏

安人王氏墓誌銘

安人王氏諱文麗字幼明其先會稽蕭山人祖繇以
兵部員外卽事昭陵為三司鹽鈇判官子若孫踵登
進士科聲聞吳中號蕭山王家父霽卒官太常博士
官于池與中大夫汪公某僚相好也時大夫諸孫侍
旁者朝奉公某長而賢乃以安人妻焉朝奉之父曰
中奉公某母曰兩陳令人長令人之止諸幼累匕肩
差朝夕孺慕人不堪其憂安人為收育撫攜甚於己
子及少令人入汪氏而髦者冠鬢者笄交手受姑退

立堂下朝奉既再舉進士不第念中奉春秋高買田築室於故居浮溪之陽以遲其歸安人左右贊襄悉有條序洎中奉請老果居而樂之因教家事勿復闕我日從賓客飲酒朝奉益思所以奉承者安人晨起則躬視其庖下比珍異百湏之物每車馬及門輒舉以進老人未嘗費一詞也已而侍立少令人之側怡怡侃侃若不能言者婦姑白首相敬如賓至今里人談之方安人勤舅姑之養也諸子既興於學矣安人間於盥饋之事則必臨視其所習故諸子皆巍然成人

人長子愷擢紹聖四年進士第安人饗其祿二十餘年愷於內行甚修事安人盡禮丐恩于朝再錫命書以有今封安人自朝奉公歿即致家政于其歸終日宴坐誦佛書求出世間法雖寒暑不置也御僮使有恩人皆終其身不忍去宣和六年四月壬戌遇微疾起居如平時越三日棄諸孤洎屬續無一語亂者享年七十有四男女七人愷朝奉即知宣州寧國縣忱當以進士得官病不能赴前安人二日卒愷未仕恂早卒女適進士胡聞修儒林郎俞積通直郎社璟孫

五人堯舉舜舉待舉餘尚幼堯舉太學內舍生愷愷
將以七年三月壬申祔安人於宣州涇縣方壺村朝
奉公之塋藻朝奉季弟也事安人為最久乃再拜叙
其本末泣而銘之銘曰

順於承夫惟婦之正孝而宜家繫族之慶安人方處
姆訓則孚來嬪汪宗送往事居老人坐堂夫奉賓謁
婦趨出房醴載咸列退眎諸寢詵然執經孰成其親
有子在庭祿養恩封備有純嘏天之報人還以施者
施則厚矣報疑未疇豈無後人尚對厥休方壺之原

下從夫子納詞于幽窀窆之始

浮溪文粹卷之十三

浮溪文粹卷之十四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曾祖偕贈大理評事 曾祖妣蓬萊縣太君某氏
祖潜通直郎 祖妣壽安縣君某氏

父槃袁州萬載縣主簿贈中奉大夫妣令人某氏

公諱根字知常姓張氏唐宰相文瓘之後五季時有
徙居江淮者故今為饒州德興人大理通直父子以
氣節言行為鄉人所宗一時豪傑皆拜其家如子姓

至中奉公始舉進士公幼莊重方髫髻已凜然有成
人風性嗜學掃一室獨居人不堪其憂澹如也饒士盛
東南應書常數千人所取裁百一公以童子在這
中時年十四入京師補大學生群數千人試于有司
復中第二自是以文居諸生右而行獨修飭出入皆
可從迹祭酒博士欲召見之不能也連三試禮部以
元豐五年擢進士第時年三十有一禮部尚書黃公
履聞其名以女妻之歸拜大父母父母於堂人以為
榮調臨江軍司理參軍遷瀛州防禦推官知處州遂

昌縣事有政績代去民挽留之不可碑其事以懷之
用薦者於法應遷以大父母年高致其仕則恩及之
遂以通直郎致仕時年三十有一丁令人憂有絕人
之行葬之日鶴翔于墓上嗣服問輔臣人材可用者
曾丞相布以公對而翰林學士曾肇及部使者亦奏
公節行於是落致仕召對力辭不報則面陳人主能
不以功業之敏自矜盈成之易自佚守之以中求天
下無治不可得也因言東南災傷賑給有限願廣求
所以寬恤之術而杭州置造局可罷臣嘗謂人主一

日萬機所持者方寸之地耳一累於物以失其正則
聰明志慮且耗怠而賢不肖混殽至於紀綱不振矣
願陛下清心省慾以窒禍之原天下幸甚上嘉納將
用公而小人不利以為昧朝廷大體授公親賢宅教
授未幾除通判杭州以親老乞監西京東嶽廟丁中
奉公憂服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寺事洎終任田疇
之墾棄拓之植溝防之修者以千萬計時居養安濟
法行又有司頗以浮冗侵常平本錢或取給於民公
約為數條上之所節過半大臣不悅歲旱饒盡發常

平米及遮留上供米賑濟已舊責蠲新賦凡可以彌
災無不為者手疏力請于朝凡八十餘上織悉有法
船徧所部閱半歲暑行數萬里雖瘴疫冒之而前官
吏為惶恐盡力於是方數千里流冗悉歸施及鄰壤
其全活者不可勝數會中貴人為走馬者怙力挾私
以官吏散軍衣給錢非是舉一路帥臣監司守貳而
下劾罷之公曰散軍衣半錢例也况其數加舊乎祖
宗置東南軍伍與西北異上下相安百五十年矣今
一旦以給散坐帥臣監司恐軍浸驕不可制且帥臣

監司朝廷與之分憂顧者也政使有罪猶當待報直以體量尺紙罷之可乎今茲正貸奉行尤藉官吏乃空十郡僅有存者非徒無檢視蹂踐之患慮別啟姦倖為朝廷憂於是詔悉還之官吏相慶自崇寧行鹽鈔法和買民帛率不得償雖朝廷令借封樁錢而錢特空名公乃大發常平米計直于民猶不能半會星變大赦則奏自祖宗以來歲給蠶鹽以取民輸今民既輸五縣而一縣至有負民五十萬緡者將何所控告謂宜因需息盡給今歲租百四十萬斛給中都百

三十萬而官兵度五十萬使歲入如數猶闕四十萬舊以鹽利三十餘萬緡和糴故雖凶歲不乏自更法以來州縣重取民耗米以給民既不堪其苛而和買四十萬緡復以無所從出之錢給之民心易搖不可不慮議者徒謂虧推貨務額此豈知社稷至計哉未報間會詔書許諸路監司實封言事公言本路去歲詔蠲租四十萬而戶部責發如數祖宗立東南上供額六百萬斛賜發運司本錢數百萬緡使歲廣糴以脩非常隨補隨取此萬世良法也自希恩者以為羨

餘獻之故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勢必敷於民為
無窮之害緣此漕計窘乏無名之歛百出臣以為補
發不當復催盡以鹽額還漕司糴本錢還發運司便
已而運鹽復元豐法稍以鹽還民公之力為多洪州
官沒錫數萬斤繫兵史七百人于獄株連且千計公
曰十年失於幾察有司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苦
之追償必不可得之物方歲凶之餘冤濫如此何以
召和氣乎朝廷為罷獄興國民躬友餘習妖教郡以
屢赦聞公言友餘張角術也異時李逢嘗以此惑民

請論如法大觀四年領廣鹽入議時上躬政事陰寬
盡下公欲遂成之洎對上勞苦良渥首以江西賑濟
為言公奏揀荒臣職也惟本闕乏所請輒從民力以
紓為大利故和氣薰蒸豐穰隨應若行此數年公
私自然克實願陛下守之勿疑上深然之曰卿姑行
行召卿矣賜緋衣銀魚以遣且曰推行法度要在得
人不擾于民方為利國公奏訓詞深厚乞頌之天下
付之史官從之敕歸本路有所見奏陳公頓首謝因
言臣幸因天寧節隨班上壽不勝封人之祝昔管仲

祝桓公以無忘在莒時臣亦願陛下無忘荅天戒時
上大悅即日趣議鹽事得內侍省牒事聽闕白公即
奏陛下幸蠲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大臣不和議
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
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讐怨廢錮自如為治之害
莫大於此願思所以協和之且申嚴戒敕又請限豐
歲廣糴之數以毋奪民食精縣令銓補之法以毋失
民平勿妄支移常平封樁錢以志戒二虜使中國競
百姓富朝廷正群臣和以示人主尊強隆盛之勢反

復數千言時執政近臣方大為矛盾故公言屢及之
以感悟上意遷轉運使人謂公德行文學宜在朝廷
處之非其地而公不屑會歲饒疫朝廷責補發不已
又促輸納細絹之期追遠年無名之責鬻官田者大
虧上供之數公歷陳利害奏罷之且言鹽法既更其
封樁鹽可盡給和買還之民力陳見聽以廣鹽敷額
賜三品服以直達有勞進兩官公於漕計能權其贏
為轉輸之本故屢辦而民不知尋徙淮南先是漕臣
承拋降慮不及事則以浮數調民州縣遞增所取無

藝吏緣為姦或州郡以非所產至漫數年不一輸者
公令民必實且為納直通融之法民歡趨之有出非
其時地非所出者復曲折為陳或紆或免其事非一
當時稱便被旨赴闕大臣以有親嫌言者令再任除
直龍圖閣歲水災甚民流滿道而錢法遽更農末皆
病公乞蠲租賦盡散洛口米常平青苗斛斗賑貸且
通一路有無應辦公私為之兩濟詔書褒諭尋以江
淮諸司使臣游蠹諸郡命公按之公悉條其狀并所
自以聞詔各驅還所後違者從公械治於是大失權

倖意從兩漕公聞蘇杭局每物必十倍其費以其一
供奉餘悉餉權倖為己私窮之則火其籍如蘇州一
日焚官物八十萬是也於是因辭免慷慨力陳命以
之寢復以表謝其畧曰雖以天下奉一人不為過也
然則立民為天子顧不重哉縉紳誦之小人由是得
以間公會盜劉五暴廬壽公走助憲臣破之除秘閣
修撰以渠魁未擒不拜方欲條上討賊之方而中遣
貴人董捕欲自以為功乃奏罷憲臣而公亦坐降兩
官自淮賊擾軍頗乏興公以為縣官空匱未有甚於

此時而當路恬不警省萬一有緩急何以待之因手
詔取會漕司財用乃言東南諸路闕乏之由除撥賜
贍學宗室等財用田產添置官兵及朝廷非汎拋買
外一項茶鹽錢並入推貨務應和買鹽並支見錢而
民卒不得乃至軍儲亦月為之計稍有水旱即干叩
朝廷此大弊也其原自推貨務朝廷縱未能盡還歲
額若止分其半以助漕司歲會天下合得和買茶蠶
鹽價賜之許折兌上供錢以示大信於民諸路當亦
少寬茶鹽法行十餘年尚未立租額歲務增羨民窮

困不聊生可為流涕今於糴本之復須五百萬緡屬
者趙寔宣御筆令於額外計置斛米歲終殿最止用
漕司方以經入不足為憂不知錢何所出恐迫之不
無搔擾之患今民和買既不得錢而斛斗又非倍輸
不可其間官戶以倖免豪猾以賂移所苦者特畏法
貧弱之民可謂無名無教高下不均之甚矣而有司
方以用度不繼率取給于此雖人知其非苟避誅罰
莫肯為陛下言者况復使之額外計置哉因進三說
一曰常平止納息以抑兼并二曰下戶均出役錢以

絕奸偽三曰市易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非正然與
數和買而不售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
數之斂有間矣願陛下儲此錢以馭四夷若夫理財
尤在節用而節用以修造為先修造雖于體國有不
可廢者比類以此固寵市恩不可不察其次如人臣
賜第賜帶子金帛給田屋之類尤為泛濫佐命如趙
普不聞官為造第也定策如韓琦不聞邸墻峻宇僭
擬宮省也今乃人得居而有之奈何掠民膚髓為廩
役之奉乎書奏自禁中摘節用之說付有司詳看而

大臣及議者不察謂公言利搖成法章交上以察其
誠不知罪也會御前人船所占留直達網船公以上
供期迫乞還之且因起發竹石上言本路一竹之費
無慮五十緡他路猶不止此今不以充苑囿而入諸
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願示休息之期以厚天
下書奏權貴積怒未發間御筆以直達促限令漕臣
較州郡賞罰公貼黃親書力陳人情有大不可者乞
展限其詞激烈奉御筆落耽監信州酒稅有輕躁妄
言不循分義之說外廷方莫測而臺臣復論前奏常

平事責授濠州團練副使彬州安置尋以討賊功許
自便更宣和改元赦復朝奉大夫夏祭赦復朝散大
夫宣和二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公
誠孝甫六歲已能知母疾療之通直曰是必為孝子
矣既罷臨江時中奉公客熙河未歸步馳省者再冒
寒暑往返萬餘里卒御之以歸自是專以奉親為樂
舉天下無以易其志者時四親在堂隨其意奉之日
躬僕委之勞有古人所難者令人疾病一夕鬚髮為
變扶持彌月癯然骨立既卒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屢

絕復蘇方哀毀甚而奉飲食起居無一不如生者啜
粥寢苦不盥不櫛不易衣不嘗味不飲藥泣不絕聲
終喪三年及侍祖妣疾執父喪亦如之終其身孺慕
不已言及輒聲與涕俱初公之請老也年方壯人惜
其遽公曰養及四親人之至幸也萬一有不及為終
身憂其可緩乎是年以父母之思及其祖妣而以妻
封及其母鄉人彭汝礪為文頌歎之未几復以已得
之服為祖榮於是聞者莫不聳動而天下人知公名
矣公居山林久一旦為天子所知起之召對士大夫

想聞其風及對首陳讜論卓然以名節當上意於出處皆合天下益賢之自此三賜對洎奉使十餘年其面陳者不計章疏凡數百上悉天下大計觸當時之諱詆方行之令與大臣權倖為敵而無所阿附反覆窮盡不度可否以身任之有宰執臺諫所不敢言人為股栗而公不恤也上亦知公精忠每排衆議用之數加器使獎賚於開陳多見聽納而小人權倖日以譏公雖卒坐言譴死而天下拱手推為正人鉅德卒之日識與不識皆為賈涕公之學不守章句居間十

有六年專覃思經史務欲明聖人之道而見之行事故發為議論辨博閎深援引古今深知治體在元祐則言詆新法置理訴司者在建中則言不當棄地在

大觀政和則言糴本和買茶鹽法其大者欲人主正心術去朋黨斥玩好而於論邊事尤詳其至自熙和深以中國屈於夷狄為大耻得其曲折歸以告彭汝礪使并王瞻薦用之其說以為二邊之患近而且遽者惟熙河青唐以其與夏人相為犄角而國家懲寶元豐之失以兵為諱非也夫維大舟者必屢折其

勢制猛獸者必先困其力彼夏賊蕞尔正當徐以術制之不當急與之校乃陳政禦備守策上之以棄熙河為持右臂授羗將為隴蜀之害而守熙河非滅青唐取河南不可其後朝廷卒不棄熙河王瞻取青唐悉如公言元符間夏人窮蹙藉契丹請平公以為自祖宗以來每虜犯塞為害益深所侵益大所須益多不取後稍振必復為害不若厚禮其使使乾順身入朝否則歸我河南質其大臣愛子皆不從則曲在彼而我師有名矣彼固已失其咽喉若由蘭會浮槎以

進一夕可至所謂迅雷不及掩耳者會命已行不果從後朝廷每有事西方未嘗不言至論常平則又言之欲必取二虜自陳東南無事欲行死邊塞求人可用者用人當如李愬縛元濟之奇不當如樊噲行匈奴之誣人皆偉之公於吏治不為文具凡勞險煩劇人所不堪者未嘗辭臨事強明人不能欺尤汲汲於恤民與客論利病常至夜分有所得立陳推見本末能使朝廷必從己其馭吏嚴而不傷弁黜以核寔不以偏辭故自為州縣吏至為部使者人皆取法畏而

服之於施財樂善如嗜慾然至寵利則低回畏避甚
於機穽居太孝時得家問輒舉篋授同舍之貧者所
至坐客隨滿親友游士館于公家者常數十人羸死
字孤皆得其所求而去士之落南隸江西以出者多
賴公以生大臣臺諫以忠斥者率數千里追贖之退
視其奉養陋甚死之日餘銅唾壺書數篋而已聞人
小善必演而成之雖昧平生亦拳拳慰薦或斥非其
罪者雖自敵已上非職所及亦冒為之言然平生未
嘗以私干人其遷官十悉以勞以恩而不磨勘淮南

之僚有攘公之功取優遷而賞不及公者人皆憤之
公未嘗言及坐淮賊例鑄官則乞併降己官以除其
負得圭田又損己而均之其與人不校反調護之類
如此然朝廷亦雅高其節始以服推其祖晚以子之
官之其叔父皆非故事特旨從之平居謙厚不伐肯
中洞然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喜面折人過然退無異
言于人委曲成就無所不從及忠義激烈萬牛莫能
回其心也居鄉里于親疎長幼小大厚薄無不用其
至益人有一善可以名其終身者在公皆不足道也

夫人黃氏南華縣君改封宜人知書有賢行先公四
十日卒子四人燾太學博士燾將仕郎煥輝未官女
七人遺秘書郎黃伯思起居郎李綱太學博士李富
國大府寺丞薛良顯杭州監稅范涓寶應縣丞虞澹
一人尚幼至老未嘗一日釋書不觀故下至天文地
理卜筮圖緯歷數無不精通而尤深釋氏其文溫潤
純粹仁義之言藹如也詩平淡簡古似其為人鄉人
師之隨其材或文或行皆有可稱而其弟相樸遂以
文學躡臺省躋侍從為名臣其子燾亦以任子力學

廷中第三人有釋周禮易春秋等書三百六十卷公
早樹立隱然有公輔望自親亡力思所以報國故身
雖不在朝廷而未嘗一日忘君嘗患風俗上下相蒙
以取利每因敗事所及災異所詢於愛君恤民之際
諄々言之又以告大臣親舊者嘗曰苟有以天下為
度者從吾矣亦何常之有哉而妻父黃履尤器公以
為可屬大事雖相去千里公有言必告有大事亦以
咨公知棟鄒浩之數皆自公啓之其裨益之功陰及
天下非一而諛者疾公不置以天子聰明大度知公

如此而曾不得一日立于朝廷之上或以時未可言
謂公少貶者公曰吾以委蛇事君雖出沒風波萬變
之中隨宜捄世而無功名富貴之累為得聖人用心
顧世人未知之耳使遂其志施設何如哉聞貶郴陽
獨挈其所著書以行及返猶䟽時事數千言頌上悟
而陳之且屬弟侍御史撰誦言于朝疾已革其語不
倫矣而所道亦時事也嗚呼可謂忠義出于天性古
之全德君子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合葬公夫
人于其里鑄印墩謹錄其行事如右謹狀

淳溪文粹卷之十四

浮溪文粹卷之十五

詩

桃源行

祖龍門外神傳璧方士猶言仙可得東行欲與羨門
親咫尺蓬萊滄海隔那知平地有青春只屬尋常避
世人關中日月空萬古花下山川長一身中源別後
無消息聞說胡塵因感昔誰教晉鼎判東西却愧秦
城限南北人間萬事愈可憐此地當時亦偶然何事區
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望長年

過吳明叟新居

誰開大屋沉沉者門外垂楊拂車馬主人四十持節
歸高臥綠陰啼鳥下冥冥一徑傍花入忽有青池照
深夏魚吹落日知鏡淨荷受微風看珠瀉夫君少有
湖海氣欲駟馬鯨無地跨故將能事驚世人坐向雲
端差萬瓦稍培幽桂出窻底時放青山來竹罇人言
此興極不淺天遣公忙那肯赦要湏便作輞川圖他
日思歸耶對畫

同張昌時宿高明寺

幽臥不知覺窓懸寒日初矧伊夜來雨谿聲到吾廬
故人挽我出忽枉天際書躋險敢自休青山轉籃輿
相逢竹間寺共擷園中蔬殘僧誰在亡奄忽十載餘
茗果話疇昔新晴報鐘魚東雷亦已鳴百草茗穎舒
柰何與之子齒髮日夜疎眷此不能發牽衣更知踟
明朝各回首世事將焉如

次高郵軍

小雨靜林麓鷓鴣相應鳴移舟漾清深薄晚荷氣生
歸鳥盡雙去潛魚時一驚菰蒲若無人渺渺炊烟橫

艇子檝迎我携魚薦南烹月出殊未高疎林隱微明
依沒會有處斗掛天邊城

阻風雨辟邪渡寄王仲成

渡頭急雨鳴森木杪顛風飛大屋沒暑寒水稻生芽
滿眼青泥車折軸山行值雨舟值風窮愁日日煩天
公不如歸臥澗壑底世事不埽春空別君兩年重此
別喜君宵次渾冰雪擬將身作賈胡畱無柰事如空
鳥滅挽我不回君怒嗔交情把玩轉清新相隨百里
還相見只有西山似故人

避地函亭野步

今日幸無兩天空出遙岑行行不知疲遂至春江潯
汲路轉籬落人家在桑陰平疇漲清波隴麥如人深
清畎戲鳧鷺新蒲映浮沉我生本樵漁對此諧初心
風物豈不好悲來自難任胡塵暗中原四海如驚禽
黃屋狩萬里兩宮隔辰參龍移蝼螿窺月晦蟾蜍侵
宇宙有傾覆茲游豈嶮嶮銷憂賴濁醪太息誰能斟

庚午歲屏居零陵七月二十日以門揜候出秋

為韻賦五首

幽人獨夜時潮落
西川根渡口槽聲急
一江煙雨昏
城頭短長更不寐
聽譙門跌坐數千息
焚香待朝暾

右一

暑退潦亦收
瀟湘淨如染
時觀自跳魚
衝破青玳瑁
纖纖初弦月
不受薄雲掩
近材應漸寒
已有鴉數點

右二

人生幾聰明日夜隙
駒驟纔經花信風
又過麥秋候
吾非金石堅
與世相邂逅
胡為聞鐘鳴
更歷路傍埃

右三

家山在何許
渺渺彭蠡東
人來數月程
衣敝補道中
昨宵青燈花
侶墜釵頭
虫兒飢女沉
繡歲晚書未通

右四

人言間闊者一日
如三秋孤臣昔放逐
七見天星周
早滂高門地
姓名記前旒
如何天雞星
不照湘南州

右五

次韻向君受感秋

且欲相隨苜蓿盤
不須多問沐猴冠
菊花有意浮杯
酒桐葉無聲下井欄
千里江山漁笛晚
十年燈火客

羶寒男兒幾許功名事華髮催人不少寬
向侯枉笏意千里肯為俗殫頭上冠何時盛之青瑣
闥妙語付以烏絲欄日邊人去鴈行斷江上秋高楓
葉寒向未叔度儻公是一見使我窮愁寬

晚發吳城山

風掃陽侯雪陣平雨催摩詰畫圖成氣吞浦溆重林
盡秋着江湖去烏明厚祿故人無一字長年三老伴
餘生會須滿意開懷抱到眼廬山不世情

過臨平

一別九霄路風煙長滿衣已成身老大無復世輕肥
天濶烏鵲下山寒人獨歸晚來何似兩春水半巖扉

右一

睡起涼生岸釣簾坐小窻麥風能起柁梅雨不鳴江
往事心長折歸塗影自覆依然蒲柳地人老故先降

右二

書寧川驛壁

過眼空花一餉休坐狂猶得佐名州雖遭罷吏嗤韓
子却喜溪神識柳侯盡日野田行擺耜有時雲嶠聽

鈞輶會將新濯滄浪足踏遍千巖萬壑秋

宿鄱侯鎮

當時踏月此長亭髮侶河堤柳色青今日重來堤樹
老一簪華髮戴寒星

微涼初破候蟲秋露草螢光已不流搔首與誰論往
事星河無語下城頭

龜山上方

度險逢幽處憑誰寫壯懷連甍樓絕壁孤塔表長淮
地本吳楓接山今禹績皆潮聲後殷寺竹影自翻堦

木杪朱欄出城堦雪浪埋乾坤迷枉渚霧雨泄陰崖
丹葉經寒在滄洲向晚佳魚龍宵聽呬猿鳥晝窺齋
月滿蟪珠實霜清磬石諧僧盃收柏子樵徑埽松欵
左宦書無鴈南烹菜有鮭風煙欺短髮雲水信殘骸
竟作何鄉老虛慚素尚乖江湖今在眼歸合辦青鞋

醉別季高侍郎

疇昔追隨翰墨場功名今日愧劉郎英姿合上凌煙
閣巧諧曾遭偃月堂雙漿又乘清夜去一樽聊羨少
年狂歸來却共燈花語騎省看成滿鏡霜

漫興

晨起倏然曳杖行一簾踈雨作秋清
老來歲月能多少看得栽花結子成

燕子年年入戶飛向人無是亦無非
來春強健還相見送汝將雛又一歸

北窻

睡起無一事怡然聆庭柯綠陰微缺處
最得南颺多

已酉亂後寄常州使君姪

汾水遊仍遠瑤池宴未歸
航遷新廟主矢及近臣衣

胡馬窺天塹邊烽斷日畿百年還海地
回首復成非

古鏡行

我有辟邪鏡得之咸陽宮其陰為天池
一母將九龍
旁書負圖字土蝕如旋蟲緘以駁雞
珍妙極僅之宮
請言照遠近十里秋毫空豈不鑿脂澤
所貴肝膽通
問誰為此器太古非人功客聞重歎息
意欲窺靈蹤
高臺不辭倚恐客難稱容繩窮匣半啓
四室來悲風
日車當晝留羞澁如頑銅森然髮上指
凜若臨霜鋒
我還撫客手此豈世寶同揮淚兩無言
掩鏡擊囊中

蔡天任韻

修廊過午夕陰合蝴蝶滿庭春草長吁兒更捲簾數
尺要放晚晴升屋梁

詞

點絳脣

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啣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窻瘦
好箇霜天間却傳盃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
如酒

二

高柳蟬嘶採菱歌斷秋風起晚雲如髻湖上山橫翠
簾捲兩樓過雨涼生袂天如水畫樓十二有箇人
同倚

小重山

月下潮生紅蓼汀殘霞都歛盡四山青柳稍風急墮
流螢隨波去點點亂寒星別語記丁寧如今能聞
隔甌長亭夜來秋氣入銀屏梧桐雨還恨不同聽

浮溪文粹附錄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端明殿學士

汪公墓誌銘

左朝奉郎克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孫覲撰

建炎紹興間大盜據中原羣惡嘯亡命相聚為寇於是環四海為盜區矣天子慨然伏一劍出入兵間禁暴除殘拯溺吊凶於戎馬蹀血之餘以建中興之烈

當時是顯謨學士閣左太中大夫新安汪公為中書舍
人翰林學士一時詔令往往多出公手凡上所以指
授諸將感屬戰士訓飭在位哀閔元元之意具載誥
命之文開示赤心明白洞達不击戶窺牖而天威咫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誦以比陸宣公居無幾何
權臣樹黨除不附已公亦抵罪斥居永州積十二年
更四赦不得還間遇勝日幅巾葛屨登西山循鉅鉏
潭入愚溪竝相流沉文以吊古人而自肆於山水年
益高文益竒詩益工華妙精深與柳儀曹相望於數

百載後文章格力與之相上下何其盛也公既沒諸
孤護喪歸葬且致公治命屬余銘余與公游四十年
知公為審乃序而誌之系以銘公諱藻字彥章姓汪
氏饒州德興縣人曾祖震太常丞贈光祿卿祖宗顏
尚書都官負外郎贈少傅妣越國夫人陳國夫人皆
陳氏公自童幼已卓越有大志學舉之業既成得春
秋左氏西漢書讀而好之銳意學與之並年甫冠徒
步游太學有司第其文屢出諸生上中崇寧二年進
士乙科瓊林錫宴酒半上方賜冰上元霍公端友屬

公表謝授紙筆立就如素習之一生嘆驚調婺州觀察推官就除宣州州學教授丁少傅公憂除授後事郎荆南府掌書記不赴改江南西路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代還至京師會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群臣和進喜事者集錄為一大卷公適見之擬和一章屬詞用韻句法清新出衆作之右即日傳布諸公喜而稱之除九城圖志所編修官改宣教郎遭陳國夫人之喪免喪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符寶郎是歲政和四年也故相王黼頃與公為太學同舍

不相中比當國黜公通判宣州州將俗吏公益不樂上書請宮祠得提點^江洲太平觀寓家晉陵凡八年終黼之世不用累轉朝奉郎公博學強記自六經百家太史之籍先儒箋疏傳注之書兵家族譜方言地志星經曆法佛老之衆說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恠之序錄靡不記覽山陰賀鑄方回知名士也亦寓晉陵聚書萬餘卷公日從之游多得^所未見者凡伏臘衣食所須盡以供筆劄而錄藏之其辭章明於道德達於世務指事析理引物託喻馳騁古今貫串經傳

該備衆辭蓋數十萬言自成一家公在江西徐俯師
川洪炎洪芻有能詩聲自負無所屈一日俯見公詩
於僧壁惜日此我輩人也率二洪詣舍上謁既去公
曰騷人墨客撚鬚琢句以自鳴其不平耳烏足尚也
至是數年卒以大手筆稱天下金華勸講石室鈔書
典冊施之朝廷樂歌薦之郊廟鴻文碩學暴耀一世
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而詩律高妙興寄深遠亦非近
世詩人之所能及淵聖登極名為尚書屯田員外郎
旋改禮部進太常少卿起居舍人今上踐祚轉朝請

郎召為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太駕狩維揚詔中書後
省試潭州進士何烈烈對稱臣臺疏論列非所宜言
罷公為集英殿修撰提舉江洲太平觀明年_復召為中
書舍人擢給事中兵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公草
高麗荅詔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高麗人
謝表至上復稱公真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
書紫誥仍兼縮黃麻侶六經十字以賜縉紳榮之累
轉朝議大夫公自登侍從屬時多故感懷思遇凡所
建請皆當世要務常論諸大將擁重兵高位崇秩子

女玉帛已極富貴之欲而根據盤互浸成外重之勢
陳所以待諸者二事符後十年卒如公策又言宣和諸
臣交通貴倖一時誤恩官有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臺
諫極論方就鵠褫詔墨未乾而建炎恩宥又當甄復
盍依祖宗法至中大夫而至論繳教人國論以為允
又言太上皇元符以來至上建炎之元並無日曆可
謂闕典古者有國必有史史必有官漢法太史公位
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自唐至
本朝亦以宰相監總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欣納翌日

輔臣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尋除龍圖閣直學
士知湖州領日曆如故蒐攬闕文叅稽衆論遠至閩蜀
數千里外近在寓公寄客之家或具公移或通私書
旁搜博采遠近畢至分設科條以類詮次纔十二三
移知撫州歲餘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會翰林侍讀
學士范冲疏言日曆者國之大典比詔証某纂集更
涉歲月稍見功緒書未成而中止積久散逸後人益
難指手矣今方就閒可降詔令依舊纂集俾三朝文
物著在方冊非小補也於是有旨復命公許辟官屬

二員賜史館修撰餐錢辭不受書成凡八百尺上之
上遣使賜茶藥進官二等加中大夫除顯謨閣學士
知徽州公前後典六州先惠愛重名教有古循吏之
迹唐顏魯公嘗為湖州刺史公建言昔章聖皇帝幸
亳次睢陽親屈帝尊臨見覆廟旌巡遠異伐之忠以
風厲天下顏真卿叱叛臣李希烈而死廟食吳興距
行殿不能百里宜蒙褒典以增忠臣義士之氣詔從
之賜號忠烈詔下公大治祠屋書牓揭之郡有籍錄
朱勛窻戶數十種丹漆之光可鑑寮吏請為州治樓

觀之飾公曰吾葺魯公祠可用也輪奐一新州人大
悅徽州學舍敝小方議改築公嘗為文記鎮江府學
之成州將程邁以白金致餽謝公報曰比葺郡學費
無所從出而餉金適至已付諸生今拜賜矣又斥公
帑之贏續之落成為一方壯觀轉左太夫中大十一年知
泉州殿前司大校蒐選禁軍之伉健者移州具資糧
遣送公曰州並海宿兵數百所以備非常留不遣馳
奏驛聞大校怒以語侵公免符下乃移知宣州閱月
改鎮江府鎮江自經建炎之亂歲輸上供半率不如

數轉運使按視計倉粟之在存者尚負數萬盡局鑰
而去軍食不繼官吏憂窘不知所出而公適至命破
鑄給之遺書使者曰官軍張願待哺米在廩中而不
予之食群黥飢餓無聊雖錮南山猶有隙也輒以便
宜開發老守重得罪不敢辭會言者讒公而罷論奏
不已落職永州居住更七八年感風痺乞致仕不許
竟卒於永州寓舍實二十四年六月癸未也享年七十
六積官左太中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
百戶實封一百戶沒後二年詔復顯謨閣學士官其

二子又一年徽宗實錄成書載輔奏言用公所著為
多詔贈端明殿學士公性樂易不事藩飾以峙聲名
至居官任職則矯矯然不侵為然諾者也不喜殖財
利榮貴三十年無屋廬以居有田陽羨亦不足以卒
歲而嗜書學古老且病猶不去手大璫梁師成用事
小人朋附目為隱相武人吳可者師成許以能詩至
出入臥內公罷符寶可過公致師成意曰聞名久矣
幸不圖鄙遇我禁從可拱而俟也公謝不往客月吾
曹望隱相之門如在天上召而不往何故公曰若使

我與可輩為伍邪守湖日朝廷和糴米六萬餘斛公視六縣民力所堪鑄三之一而上書自劾詔勿問居歲餘戶部被旨降本錢復雜數萬斛歲適大稔物估相當如數而辦例進一官公曰吾嘗以減糴待罪幸蒙恩貸今豈可復受賞邪三辭卒不拜海舶次泉閣婆國王附送龍腦數百兩為公壽公却之或曰異國之王因舶商致方物修故事不可却也公飭送公帑一銖不取公於辭受類如此亦以故遂多齟齬於世始公在太學與王黼有纖芥後黼入相嫌恨不除竟

坐廢斥而言者指公為黼黨黜永州累赦不宥卒厄於窮裔以死雖然朝愠暮喜乍賢乍佞初若一開然曾未轉盼如潦水之歸壑而高文大冊垂世傳後與古者並列於圖書之府圣主親覽追錄故侯復還舊物得喪相除孰於公多公之文有浮溪文集六十卷行於世裔夷謀夏錄二卷青唐錄三卷古今雅俗字四十四篇公尤工大小篆得李斯陽冰用筆意元配淑人趙氏今配淑人莊氏亦前卒葬於常州宜興縣陽蔡後塢二十五年十二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

葬于二淑人之墓子七人男曰恬右從事郎曰悟右
宣教郎新差知婺州金華縣丞主管學事曰恪右承
事郎曰慄愔曰曰愔並右承務郎曰悛未仕女適右迪功
郎莊珪孫男女十三人男曰文舉嚴舉臯舉賢舉女
適左奉議郎嚴康朝進士孫廷實莊震莊霈餘尚幼
新安汪氏之徙鄱陽蓋已久矣自曾祖至公四世皆以
儒學中進士第而公以文章大顯於時德興田園悉
推予其兄以郊祀之恩任兄之子悅命未下而公賤
元豐己未少傳公為泉之晉江丞而公生後六十年

公刺泉入境恍然悲喜太息曰城郭是矣昔陳秀公
生於鎮江後建鎮江節築大第居焉實秀公始生之
處山川之靈鍾為人英古今所傳不可誣也銘曰
赫赫我宋崇雅右文藩飾萬物如歲之春始具炳然
監于二代儒先酋酋光明碩大偉歟汪公德配先民
學窺聖域文婉皇墳芸省讎書螭坳珥筆論經石渠
坐五十席代言西掖視草北扉渙發大號雷動風馳
持橐剖符出使入侍今之名臣古之循吏風流儒雅
慈惠之師六州之氓途詠而思誰私黨讎乃讒乃逐

投昇荒喬一斥不復斗野之南光氣屬天埋藏不沒
至寶在焉擾擾萬生趨死一軌百鍊之英有化無死
巍巍昂昂命世之儒流傳海內公有遺書銘公于石
石磨可磷公名不磨為萬世準

宋史文苑傳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入太學中進士第
調婺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遷江西提舉學士
司幹當公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賡進
惟藻和篇衆莫能及時胡伸亦以文名人為之語曰

江左二寶胡伸汪藻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再遷
著作佐郎時相王黼與藻同舍素不咸出通判宣州
提點江州太平觀投閑凡八年終黼之世不得用欽
宗即位召為屯田員外郎再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
高宗踐祚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論奏宰相
黃潛善惡之遂假他事免為集英殿修撰擢舉太平
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
兵部侍郎兼侍講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
書紫詰仍兼緝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搢紳艷之屬

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重兵寢成外
重之勢且陳所以待將帥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
又言崇觀以來賢結權倖奴事閹宦與開邊誤國得
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直祕閣官至銀青光祿
大夫者近稍鐫褫而遷延恩宥又當甄復蓋依國初
法止中大夫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以
顏真卿盡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烈
又言古者有國必有史古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
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

日立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曆何
以示來世乞即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
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為日曆之備制可史館既開修
撰綦崇禮言不必別設外局乃以郡人顏經授匭愬
其敷糴軍食遂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文
論之予祠六年修撰范冲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藻
纂修事復中止恐遂散逸宜令就閒復平前業詔賜
史館修撰餐錢聽辟屬編類八年上所脩書自元符
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進官

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咸增秩有差藻升顯謨閣學士
遣使賜茶藥尋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論其嘗為
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朮州累赦不宥二十四年卒
秦檜死復職官二子二十八年徽宗實錄成書右僕
射湯思退言藻嘗纂集詔旨比修實錄所取十蓋七
八深有力於斯文詔贈端明殿學士藻通顯三十年
無屋廬以居博極群書老不釋卷尤喜讀春秋左氏
傳及西漢書工儷語多著述所為制詞人多傳誦子
六人恬恪憺柄慄悻悻

附羅鄂州遺文

顯謨閣學士程邁傳

程邁字進道黟縣人程忠莊公靈洗之後登第為仁
和尉以捕盜改秩知西安縣政彊明競渡者持伏而
誹官兵不能禁守以語邁邁遣一吏持判示之曰不
即散與俱來衆驚曰此知縣判也即散去部使者督
諸郡水旱積欠郡因移文督稅之倚閣迯絕者邁曰
衢州數年無水旱何積欠也守不能屈由是他邑畸
零迯絕者皆免考試處州回縣有辟辟七事閱按釋

其三無異議調知鹽城縣宰相劉正夫押勅見其名
召與語曰徃在大學見君今為縣有美政薦之徽宗
嘉其對除提舉江西常平起家不十年乘使車過里
里人榮之民有訟田者二十年不決邁閱其牘問訟
者年幾何曰六十六邁曰爾所齋券乃慶曆三年時
方年七歲安得妻財置產訟者歎以為神曰早二十
年遇之可以無訟歲旱募流民浚洪州東湖水患為
息後入為戶部侍郎除提舉措置河北路糴使以辦
聞命再任繼除直秘閣中使李彥銜旨宣諭因語邁

西城所田湏農具邁送鉄農具一車彥大笑尋褫職
任太上即位南京召除左司員外郎後遷太府卿提
郊祀事務省什六七因編進命付史館會建州賊葉
濃據城稱兵以邁為福建運使直龍圖閣按舊給州
縣鹽就除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兵至白沙聞有備去
建州劇賊范為陰窺福州統制李捧為所敗邁遣約
降有日會謝嚮等奉使募兵遣人誅賊欲自以為功
於是復叛而所在盜起率萬人建劔汀邵武皆盜區
邁且招且捕所向悉平惟范為未下乃遣新招降張

毅使守古田責以立功又謹守南劍界移制置使兵
入屯三田范為由是不敢窺興化漳泉邁度大將辛
企宗謝嚮等終不能平盜密請王師航海十五日可
至福州度一戰滅賊章十上不報乃奏謝嚮連賊企
宗玩寇且賊不可赦上感悟命大臣由海道賊不虞
王師至不一日平費不及民及請錄死士後給脅從
無歸者粟及田廬掩霰皆選循吏撫養留廣東舶米
五萬以寬民賦且乞量留大軍得三千人後松溪及
汀漳有寇賴以平紹興二年召進猷猷閣待制知溫

州縣平陽吏四十人他縣猶以遁去上謂宰相曰程
邁溫州之政光絕前後今之吏師也丁父憂後知信
州會議復發運司以邁充使邁以為祖宗時發運司
事權甚重今屬官纔八員而無辟選之文則任大重
權大輕給緡錢二百萬欲一年有成效三年有蓄積
則利源太狹責效太速又今二百萬不能當昔時百
萬所糴固未廣而倉廩稍腳之費皆未知而所出若
責之州縣深懼擾民且謀不審則行不速責太速則
督者不能善其後乃力辭上慰諭之具令增給糴本

陞辭又昔唐劉宴奏曰兼九使財賦悉歸一至國朝始分
為三然三司使居內而發運使居外猶相為表裏今
天下財益分租庸專於轉運常平專提舉鹽鐵則有
茶鹽司鼓鑄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戶稅既
總之發運獨存其名耳况今中外責此司甚重而視
此司甚輕願詔使明知興復之意而行之如祖宗時
則臣不敢辭上曰已詔三省除鄉雜學士以增重使
權會後省繳奏而止乃置司平江府以秋成和糴各
因其郡縣為價稍增之糴四十餘萬而所費糴本斂

半廷臣屢以為言上輒止之尋權知府事又言今糴
本尚二百餘萬所糴可糴五六十萬石而一司官吏興
將來漕運費比民間價又增十四五則糴買終無補
於國虛費用度乃罷就除知鎮江兼沿江安撫使軍
後興為一新官府陶瓦貸民因興修學校鄱陽歲飢
多盜上憂之進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奏蠲舟車征
筭增米價以招商賈不踰月米大至又手條寬恤三
十餘事揭於州門民以寧息徙温州至適火後為營
官舍千區開河渠立望樓結火保更為新學多士趨

勸詔書褒諭轉左中奉大夫進顯謨閣直學士再知福州州有舊招安賊首某等二百餘人以使巨廩羈縻之郡人常側目會戍兵還朝因盡遣歸樞密院聽差使尋罷奉祠紹興十五年正月卒年七十八有漫浪編五卷奏議表啓三十卷詩二百餘篇孫叔達今宗正少卿太子左庶子羅願傳

司業胡仲傳

胡司業仲字彥時幼穎悟七歲父課二兄偉假為夢蝶詩仲亦隨作末云誰能分覺夢真妄兩悠悠年十

四隨兄游學杭州月試輒先出又數為之首教官命徒按察之問所用事對如響蘇文忠公時為守遣鞍馬召與語甚見歎異在太學學中為之語曰江南二寶胡仲汪藻登第試學官為教授部使者合薦崇寧初召為太學正累遷著作佐郎與修神宗日曆及禮書除右正言以親改符寶郎遷辟龐司業嘗坐謫已而知無為君時巢縣猾民有所令者率歛錢百千積藏寘列肆中仲察所訴不實物色之得其積與簿書具載所以餉吏者按致其罪慰謝令政仁怒民繪像

事之從弟侃字彥和登弟後嘗知樂清縣廉訪使令
買甘教廣^其枚直六百侃不從以事見按繼知黃岡縣
亦以病自免後累調官不赴居教十年性好書晚苦
目病猶使子孫誦而聽之預自為墓誌將終與醫叙
訣醫出及門而絕羅願傳

浮溪文粹附錄

